



# 西藏通訊

總第93期

西藏通訊二零一二年十一月至十二月號

བོད་གནས་གསར་འཛིན།

TIBET BULLETIN 2012



## 国际声援西藏组织特别大会

བོད་རྒྱལ་ལོ་ ༡༡༩༧ རབ་བྱུང་རི་ཟླ་ཚུ་འབྲུག་མགོ་ཟླ་བ། ༩་རམ་ས་ལ།

# <<西藏通訊>>雙月刊

二零一二年十一、十二月號(總第93期)目錄

說明:所有署名及轉載文章,不一定代表本刊的立場

1	主編的話---	12	唯色評說西藏 (四則)
2	司政洛桑森格在尊者達賴喇嘛榮獲諾獎23週年 集會上的講話	15	藏人紀錄片制作人當知項欠獲國際新聞自由獎
3	法國《世界報》入藏探訪自焚頻發地區	16	自焚之火和中國的「政治自毀力」
4	爲什麼藏人自焚的人數在急劇上升? .....桑傑嘉 朱瑞	17	向所有爲了理想而燃燒自己的勇士致敬! .....唐柏橋
5	英國外交部呼籲中共尊重普世價值	17	達賴喇嘛尊者祝賀奧巴馬連任
5	反「自焚專門鬥爭」意味著什麼?	18	終止藏人自焚,責任在你我肩上 .....童文薰
6	傾聽自焚者的心聲 .....長平	19	請勿扮悲天憫人,執意要求尊者達賴喇嘛表態 .....朱瑞
7	你曾經被燙傷過嗎? .....王丹	19	藏人行政中央祝賀奧巴馬連任
7	司政洛桑森格就被指控與RFA內部事物有關聯的聲明	20	不自焚,能怎麼做? .....王力雄
7	簡訊	21	西藏恰卜恰學生示威遊行
8	自焚是對一個不義政權的審判	21	中共強令尖扎縣藏人幹部反對達賴喇嘛
8	簡訊	21	國際漢藏對話會議在悉尼召開
9	國際藏學界致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的請願書	22	西藏問題的關鍵字及有心的用語 .....唐丹鴻
10	藏人以自焚抗議北京的同化政策 .....瑞迪	28	達賴喇嘛尊者祝賀國際漢藏對話會
11	法國記者採訪青海藏區自焚者家屬 .....楊眉	28	藏中和談籌備小組新聞聲明
		29	國際聲援西藏組織特別大會在達蘭薩拉召開

<<西藏通訊>>存放在中文網站西藏之頁 [www.hhdl.org](http://www.hhdl.org) [www.xizang-zhiye.org](http://www.xizang-zhiye.org)

發行:藏人行政中央外交與新聞部

主編:桑杰嘉

助編:次仁娜姆、麥穎、貢保措、益西丹增

地址: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 Gangchen Kyishong, Dharamsala-176215 H.P., INDIA

電話:+91-1892-222510/222457

傳真:+91-1892-224957

E-mail:[chinadesk@tibet.net](mailto:chinadesk@tibet.net)

## 主編的話

從1949年中國入侵西藏，並全面佔領以來，西藏人民在反抗殖民者的鬥爭，死傷無數。且不說1950年昌都戰役，1959年的藥王山戰役、山南戰役、藏北戰役，以及後來在木斯塘的抗暴中犧牲的藏人，但說87年、89年的拉薩抗議和2008年的西藏全民大抗議，被槍殺、被抓捕和被判重刑的藏人的真實數位，也是很難計數的。幾乎所有的反抗方式都嘗盡的，包括不過藏曆新年，不耕種土等等，最後，都被中國當局殘酷地鎮壓了，因而，從2009年開始，出現了以自焚的方式，抗議中國當局的殖民暴政。

2012年，自焚事件逐漸增多，特別是11月，幾乎每天都有一起甚至幾起自焚事件，而這時正是十八大召開前後，王力雄先生在《燃燒的遺言——藏人因何自焚？》一文中分析：“在中共十八大前後出現的密集自焚，可以理解為促使中國新一代領導人改變西藏政策，是將自焚作為一種促成變化的行動——這應該是理解自焚的重要入口。”

《陽光時務》主編長平先生說：“漢人應該摒棄由文化優越感而導致的偏見，學會傾聽和瞭解。幾年時間過去了，漢人主導的主流輿論不進反退，自我審查，畫地為牢。我想要再一次呼籲，要改變民族衝突的危險，請先從傾聽藏人自焚者的心聲開始。”

是的，只有傾聽自焚者的心聲，承認現實，

制定更為實際的西藏政策，西藏問題才有可能得到解決。達賴喇嘛尊者在最近寫給悉尼國際漢藏會議的賀信中，特別談到了：“逃避責任的做法是解決不了問題的，只有敢於承擔，接受事實，才能妥善化解矛盾。”“武力之下，實現不了真正的民族和諧。”

然而，十八大之後，給予我們的資訊首先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和公安部卻聯合下發了《關於依法辦理藏區自焚案件的意見》，把自焚定性為犯罪行為。接下來，展開了“反自焚專項鬥爭”，甚至公開懸賞，鼓勵“檢舉”“揭發”自焚情況，這種完全與人類文明、與普世價值逆向而動的野蠻作法，出現在二十一世紀，標明瞭中國在西藏的五十多年的殖民統治，是徹底失敗的。

可貴的是，有良知的中國知識份子、華文雜誌和華文媒體對西藏自焚抗議事件進行著理性的報道，其中如香港《陽光時務周刊》第35期特別刊登「痛哉西藏」是華文媒體首次直面重頭報道藏人自焚，香港《開放》雜誌元月號刊登「西藏在燃燒」專題報道、自由亞洲電臺普通話「2012年藏人自焚回顧」等。

究竟西藏問題會今後會走向哪里？請諸位讀者閱讀和分析本刊中有關自焚同容的重要文章。

# 司政洛桑森格在尊者達賴喇嘛 榮獲諾獎23週年 集會上的講話

今天我們在此集會，紀念諾貝爾和平獎被授予尊者達賴喇嘛23週年和第64屆國際人權節。在這世人關注的場合，本噶廈向尊者達賴喇嘛致敬，並向全世界所有的藏人、朋友和心持善念者表達我們最熱誠的問候。

挪威諾貝爾委員會在授予1989年諾貝爾和平獎給尊者時，其嘉獎辭著重強調尊者反對使用暴力、倡導在寬容和相互尊重的基礎上尋找和平解決方案。自獲得諾貝爾獎後的23年來，尊者達賴喇嘛聲譽隆顯，他的美名已成了慈悲和非暴力的同義詞。擁有尊者達賴喇嘛十四世作為我們最為敬重的領袖，這是我們所有藏人的洪福。

此時此地我們必須關注和憂患正在席捲西藏的危機。我無比憂傷地告訴大家，自從2009年起，已有94名藏人自焚。在2011年整年藏區共有12起自焚事件，到目前為止2012年有81起。僅在11月份就有28起。更不幸的是，79位自焚者已經身亡。起初發生在嚴厲看管下的寺院的事件已經擴展到西藏三區（安多、康、衛藏），包括在西藏首府拉薩，越來越多的牧民、學生和普通藏人加入了不斷增加的自焚者行列，以此抗議西藏的現狀。

西藏的慘劇戳穿了中國政府的核心觀點及其闡述：西藏的藏人是幸福和滿足的。面對極端惡劣的困境，幾十年來西藏的藏人都在挑戰這樣的論斷，並把他們的不滿通過各種和平的方式來表達。經歷了60年代的動亂年月後，從1987年到1989年，在拉薩和附近地區爆發了一系列的大規模的非暴力抗議活動，西藏又成為頭版新聞。中國的維穩官員採取了軍事戒嚴來應對，並從西藏驅趕走了所有的外國記者和國際遊客。

在2006年藏人公開放棄穿著珍稀動物裘皮製作的服裝。全世界都見證了藏人大規模地聚集一起，焚燒成堆的裘貨。中國各級政府不能接受藏人顯示他們的團結，採取了鎮壓措施。2007年，尊者達賴喇嘛榮獲美國國會金質獎章引發藏人慶祝，在藏區的若干地區出現與中國警方的衝突。那一年，藏牧民榮傑阿紮因為公開呼籲允許達賴喇嘛返回西藏，結果被判八年徒

刑。其他一些藏人也受到嚴判。

2008年，成千上萬來自不同背景的藏人抗議中國強硬派的政策，西藏高原發生了最大規模和最嚴重的抗議。幾百人被捕、被打、遭受酷刑和被屠殺。這些事件給2008年北京奧運會蒙上了陰影。

近來，伴隨西藏各地愈燃愈烈的自焚事件，也出現了多種形式的抗議活動和藏人展示的一心團結。在西藏東北地區的熱貢（四川藏區同仁縣）和恰卜恰（青海藏區共和縣），成千的學生湧向街頭，要求維護藏語言，爭取更多的平等和自由。在西藏各地，為了反對改變河流和採伐礦產資源等工程，也爆發了各種抗議活動。11月26日號，為了顯示與自焚者的團結，在拉薩、爐霍、江達、色達、稱多、西寧、甘孜和中國四川省的成都等地，勇敢的教師、公務員、作家、僧人和商人進行了三天的絕食抗議。還有就是出現了強勁的「拉嘎」運動，每周星期三成千的藏人以正式和非正式的方式聚集在一起，相互發出「我是藏人」的誓言，決意要說藏語、穿藏服、吃藏餐和彰顯藏人特徵。

眾多自焚是藏人非暴力抵制佔領西藏和壓迫藏人各項行動的繼續。但它們反映了藏人的絕望和憤懣跨過了一個新門檻，騷動-鎮壓-再騷動的惡性循環更加惡化。本噶廈認為，自焚和當前的局勢歸根結底是由在西藏推行的政治和宗教壓迫、經濟邊緣政策、社會歧視、文化同化和環境破壞造成的。

儘管藏人行政中央不斷呼籲藏人停止採用激烈行為，自焚事件仍在持續。藏人的普遍訴求是要尊者達賴喇嘛能回歸西藏，藏人能擁有自由。這是西藏人民的寶貴嚮往。對我們這些有幸生活在自由中的人來說，我們有責任竭盡全力幫助成全藏人的訴求。因此，讓全世界聽到自焚者和抗議者的吶喊，我們視之為我們神聖的義務。

毫不奇怪，中國共產黨把自焚事件怪罪於流亡藏人領袖。但責怪尊者達賴喇嘛和藏人行政中央無疑是中國政府坦白承認自己的失敗。儘管實施了五十多年的佔

領，他們完全未能贏得藏人的效忠。它也反映出北京無法採行具有合法性的政策舉措，而是繼續玩弄中傷詆毀的把戲。

在2012年三月10日的聲明中，我呼籲號召所有藏人和朋友把2012年變成「西藏遊說年」。由於藏人和西藏援助團體的專心努力，這一號召獲得了很大的成功。此後，我們看到許多國家正式發布了重要的聲援，歐盟、法國、義大利的議會和美國國會通過了決議，澳大利亞、巴西、加拿大、歐盟、法國、德國、義大利、印度、日本、南非和其他國家的議員們發表聲明。對於聯合國和不同國家和議會就西藏日益惡化的形勢予以的關注，藏人行政中央深表謝意。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納維·皮萊近來特別向中國領導人呼籲，要他們緊急關注西藏人民深埋的宿怨。在11月2日，皮萊女士說，「依賴嚴厲的治安措施和壓制人權絕不可能帶來西藏的社會穩定。」她呼籲中國政府「認真考慮不同國際人權組織向它提出的建議，同時接納聯合國獨立的人權專家提出的專家告誡。」

我們也歡迎美國駐華大使駱家輝九月底訪問藏區時發表的評論，在此他敦促「中國政府切實與西藏人民的代表會面，去觸及和檢討那些引起各種限制、暴力和自焚的政策」。

在11月21日，德國人權專員敦促中國政府改進政策，同時要求准許國際觀察員訪問西藏。11月27日，法國參議院通過一項決議，要求歐盟行使最近任命的歐盟人權特別代表的授權，重視西藏。我們歡迎上述各國政府和機構的行動，它們是有積極意義的發展。我們敦促與中國展開人權對話的各國政府認清西藏的局勢還在惡化。我們敦促他們，還有整個國際共同體，出手相幫去終止西藏的危機。如果北京終止對藏人的壓制，自焚就會平息下來。藏人行政中央繼續堅定地奉行「中間路線」，隨時準備恢復北京和達蘭薩拉之間的對話來解決西藏問題。西藏現時危機的責任和解方都在中國政府那邊。

我們珍惜許多漢人朋友和中國境外的漢人非政府組織給我們的支援，但是，對於絕大多數漢人，尤其是漢人知識分子和公共思想家對藏人磨難表現出的沈默和漠然，我們深深感到不安和傷心。藏人的抗爭既非反華，亦非針對漢人。藏人所追求的是中國憲法裡承諾的自由和名副其實的自治。我向漢人兄弟姊妹發出呼籲，請加入我們，支援西藏人民的理想。

讓我們在2012年成功遊說的基礎上，在2013年發起一場「與西藏團結同心」運動。我敦促所有的藏人組織、西藏援助團體、國際非政府組織、不同信仰的人民和正義之友，為西藏和藏人繼續遊說影響你們的政府和議會。尤其要在首都和世界的主要都市，組織各種集會和守夜。請呼籲中國政府允許國際媒體進入

西藏。《時代》雜誌把藏人的自焚列為2011年報導最為不足的事件之一。讓我們主動接觸媒體，鼓勵它們對西藏正在發生的一切進行報導和廣播，從而改變現狀。

讓我們宣佈每年的五月17日為「西藏團結日」。在1995年的那一天，由尊者達賴喇嘛確認為十一世班禪喇嘛的六歲男孩更登確吉尼瑪被中共當局扣留，從此再未公開露過面。

另外，本噶廈和藏人流亡議會將在新德里聯合舉辦活動，從一月30日到二月二日開展集會、報告會和各種團結聲援活動。各部部长（噶倫）、議會議員和藏人各定居點的代表將參與其中。

在結束前，藏人行政中央向印度政府和人民表達我們永不泯滅的感激，感謝他們多年來向流亡藏人展示的慷慨和殷勤好客、以及提供的資助。

在西藏的兄弟姐妹們，前進道路上的每一步，我們都與你們在一起。團結、創新和自立三項原則將指引我們邁向我們的目標：實現尊者達賴喇嘛回歸西藏，重建藏人的自由。

最後，本噶廈和我與西藏人民一道，共祝尊者達賴喇嘛身體永遠健康。願他所有的心願成真。

2012年12月10日印度北部達然薩

## 法國《世界報》入藏探訪 自焚頻發地區

法國《世界報》記者近日成功突破中共封鎖，進入西藏安多甘南州境內，採訪到了多位自焚藏人的家屬。

本月25日，法國《世界報》刊登了該報記者悄悄進入西藏自焚事件頻發地之一的甘南州，所採訪到的相關內容。這篇報導中，記者描述了在碌曲縣阿拉鄉，看到當地民眾為今年11月26日自焚身亡的貢保才讓舉行祈禱儀式的情況。貢保才讓的父親在掛滿達賴喇嘛法相的房間裡向《世界報》表示，兒子的自焚給全家的打擊很大，並指出，在那裡，有很多事情他們都不能做，有太多的壓力。西藏知名女作家唯色指出，西藏碌曲縣阿拉鄉牧民貢保才讓在丁古寺大殿前自焚十天後，他的祖父和父親被安全局抓走，至今仍無音訊。

法國《世界報》記者在發生多起自焚事件的甘南州各地採訪時，目睹到處都是全副武裝的警察和軍人，還有路障，而當地寺院和各大街口都被安裝了監視器。一名藏人向記者表示，如果是漢人，就不會遇到麻煩，但若是藏人，就什麼都會被控制。這名藏人還表示，他的一位親戚就因為在印度參加了由達賴喇嘛主持的灌頂法會而被迫接受了幾個月的改造教育。

《世界報》了解到一位自焚藏人身後留下兩名年幼的孩子，現在由他的母親養育，這位母親向記者表示，兒子在自焚前一天，沒有外出，也沒有幹活，而是特別用心地照顧孩子們，舉止和以往很不一樣。她還指兒子自焚後，許多人前來慰問，而且收到了將近數萬美元的捐款，而她則又將這些錢捐給了貧窮的寺院和學校，並強調，這是在延續兒子的行動，因為他正是為了大家的利益才自焚的。

# 爲什麼藏人自焚的人數 在急劇上升？

作者：桑傑嘉 朱瑞

中共十八大前後，不僅沒有解決西藏問題的任何迹象，而且，那些中共扶持的西藏官員，還要鸚鵡學舌般地否定藏人自焚的存在，在這種情況下，藏人自焚人數激增，其原因也就不言而喻了。從自焚者留下的遺言和在那生命最後的時刻喊出的口號，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們的犧牲，是爲了西藏重獲自由，爲了達賴喇嘛尊者返回家園。事實上，他們承擔了一個民族的期待，是在用燃燒的身體爲西藏的自由鋪路，維護著西藏的尊嚴。

到今天，西藏自焚人數已激增到89位了，著名西藏作家唯色在推特上寫道：“僅2012年11月4日到11月26日，就有22位元藏人自焚”，“記錄的速度也來不及”……

那麼，爲什麼藏人如此前仆後繼地以焚燒自己的身體尋求自由？很多人都認爲，是殘酷的殖民政策造成的。是的，這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就像火山爆發，一定要找到一個壓力較弱的困住岩漿的地方一樣，但是，給這股岩漿壓力的，不僅僅是一個地方。換句話說，對藏政策不過是一個導火索、薄弱環節而已。回朔歷史，僅看現代部分，就可以輕而易舉地列出一連串的讓藏人刻骨銘心的傷痛，比如：1935年，紅軍長征經過甘孜、阿壩時，其燒殺掠奪之兇殘，在《吳法憲回憶錄》中，不過是冰山一角。一位居住在達蘭薩拉的阿壩土司（王）的後代，常談到她的祖母聽說紅軍到達馬爾康時，自己點火，燒掉了自家的豪宅。是的，她寧願燒掉，也不要留給紅軍糟蹋。又如，1950年的昌都戰役，僅中國方面報道，就有5700多藏人喪生；1958年“民主改革”和“平判”，被屠殺的高僧大德和普通信衆更是無以計數；1959年，僅拉薩藥王山戰鬥中，就有5300多人下落不明，而接下來的山南地區、藏北地區的戰鬥，更是死傷無數；不過，四水六崗始終堅持與中國軍隊周旋，直到1974年，中國唆使尼泊爾出手。

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西藏所有的寺廟都被拆毀或挪爲它用，僧侶被迫還俗、批鬥、關押；1987年和1989年兩次較大規模的拉薩起義被殘酷鎮壓；1995

年班禪大師突然圓寂，第十一世班禪喇嘛失蹤……

2008年，西藏掀起了全民抗暴。口號之一就是“我們是被你們在49年前殺死的人的靈魂！我們不怕死！你們現在殺了我們，我們還會再回來……”注釋。這一次，藏人有227人死亡，6810人被抓捕。但是，中國當局並沒有滿足於飲鳩止血，還要不擇手段地報復藏人，西藏的精英群體，從知識份子到商人、僧侶，大部分被抓，被判重刑，甚至被槍斃。

至此，各種抗議的方式都嘗試了，都遭到了殘酷地鎮壓，於是，2009年，出現了第一位自焚英雄。

然而，中國當局自恃握有監獄、警察、軍隊等國家機器，毫不在意這個即將爆發的火山，甚至在2010第五次西藏工作會議上，胡錦濤向藏人施壓說：“西藏還存在著各族人民同以達賴集團爲代表的分裂勢力之間的特殊矛盾”，有目的有計劃地製造西藏民族和中國各族群之間的矛盾，公開地鼓勵種族歧視，以達到孤立藏民族、消滅藏民族的目的。果然，沒過多久，便開始了公開排藏。比如，藏人被特別審檢，除了在機場、車站等公共場合外，還闖入每家每戶搜查外來人，在拉薩、林芝等地，甚至開展了驅趕外地藏人的活動。任何藏人，每天都要隨身攜帶身份證，縣級公安門部的證明才能朝聖，否則，立即被抓捕、審訊、遣送等。與此同時，限制正常的宗教活動，限制藏語的使用，以及瘋狂地“開發”西藏的自然資源，從礦山到河流，無一不被搶劫。

2012年中共十八大前後，不僅沒有解決西藏問題的任何迹象，而且，那些中共扶持的西藏官員，還要鸚鵡學舌般地否定藏人自焚的存在，在這種情況下，藏人自焚人數激增，其原因也就不言而喻了。從自焚者留下的遺言和在那生命最後的時刻喊出的口號，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們的犧牲，是爲了西藏重獲自由，爲了達賴喇嘛尊者返回家園。事實上，他們承擔了一個民族的期待，是在用燃燒的身體爲西藏的自由鋪路，維護著西藏的尊嚴。

當這個世界正在謹小慎微地不惹怒這個共產政權，並與之經濟合作的時候，自焚英雄們，向世界宣告了

對這個政權的否定和審判。因此，他們贏得到了西藏全民族的尊敬。自焚現場中，前來圍觀的藏人百姓，面對殖民者的國家機器，毫不畏懼地向自焚者雙手合十，磕等身長頭，而且，紛紛地參加葬禮、敬獻哈達，甚至到自焚者家中，探視安慰，有的還以捐款表達敬意。不久前，在達蘭薩拉召開的國際援藏特別大會上，來自不同國家的人們，也都表達了對自焚英雄的尊敬。

只是有那麼一、兩位中國大陸自視高明的漢族知識份子，武斷地解釋自焚是絕望的表現，甚至輕鬆地高調說“活著比死更難”，並主張流亡政府和達賴喇嘛尊者明確表態。殊不知，流亡政府和達賴喇嘛尊者早已表態，著名西藏作家唯色女士也早已呼籲了停止自焚，但是，自焚仍在繼續。這是為什麼？因為，自焚的製造者是中國當局，一個世界歷史上最為殘暴的殖民政權！

正因為境內外藏人超越了恐懼，長久以來，以各種方式反抗、對抗殖民統治政權，因此，牽制了中國的國家機器，使中國境內的民間維權運動得以發展。是的，中國的維權人士和民運人士，應該尤其理解藏人自焚，向中國當局施壓，並使之表態，而不是居高臨下地到流亡社區指手劃腳，或者到處做秀，乘機把西藏問題看作隨手可得的蛋糕。事實上，在普世人權價值面前，誰都不是第三者或施恩者，無論中國政府還是中國人民，都應該徹底從歷史上，以及政治、經濟和文化上，反省藏人自焚。

注釋：來自唯色博客：《三年前，藏人記錄拉薩3·14》<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1/03/314.html>

## 英國外交部呼籲中共尊重普世價值

英國外交國務大臣兩果·斯威爾昨天（18日）發表聲明，就西藏局勢表達關切的同時，呼籲中國當局尊重普世人權價值，並允許國際媒體在西藏各地自由行動。

昨天18日，英國外交國務大臣兩果·斯威爾（Hugo Swire）也就西藏局勢發表聲明，表示英國強烈支持歐盟外交及安全政策高級代表的聲明，並指英國非常關注那裡的人權狀況，包括藏人自焚事件。

兩果·斯威爾在聲明中敦促中國當局保持克制，同時呼籲藏人們不要採取自焚等極端的抗議方式，並希望西藏的宗教領袖們使用影響力來阻止這種慘烈的犧牲。

英國外交國務大臣兩果·斯威爾還指出，英國強烈支持各方通過重啟據實質意義的對話，來解決藏人們的不滿情緒，敦促中國政府允許各國外交官和國際媒體以及相關團體在所謂西藏自治區和其他藏地能夠不受限制地行動。斯威爾表示，他相信通過尊重普世人權價值和允許中國憲法框架內的名副其實的自治，才是長期的解決方法。

## 反「自焚專項鬥爭」 意味著什麼？

資料來源：[www.xizang-zhiye.org](http://www.xizang-zhiye.org)

就在世界各國紛紛敦促北京方面無條件地與西藏領導人對話，正視藏人自焚現實，改變對藏政策的關鍵時刻，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和公安部卻聯合下發了《關於依法辦理藏區自焚案件的意見》，不僅把自焚定性為犯罪行為，還公開對「檢舉」「揭發」者，制定了金錢獎勵標準，展開了「反自焚專項鬥爭」。

同1958年屠殺藏人時完全一樣，先定罪，再找人。也就是根據上面下達的指標抓人，人不夠，連婦女兒童也抓去湊數。正因為如此，青海一帶，從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很多地方，整個村莊都消失了，就是留下人的村莊，男人也都被殺光，出現了舉世無雙的人間慘劇。同樣的情況，現在，又在藏地迴光反照。目前，據大量確鑿信息，中共當局正在藏地以各種名義瘋狂抓捕人，中國官媒也公開報導了這個情況，比如，中共新華社青海分社不久前就報導了：《同仁警方偵破一自焚殺人未遂案》，更為嚴重的是，還出現了《黃南檢舉自焚幕後操縱者獎10萬》這樣的報導。

不久前，中共大大小小的官媒都爭先恐後地製造了「達賴出錢買屍」的謠言，指責流亡社區「有些組織還對自焚者開出了具體的補償價碼，自焚去世者40萬盧比，傷者30萬盧比」等，然而，卻沒有給出任何真憑實據。可現在，中國當局公開出價，鼓勵人們作惡，這種與人類普世價值公開對立的行為，說明中國當局：

- 1、在法律上，為任意抓捕藏人，已打開了一扇大門。
- 2、鼓勵人們，為了錢而出賣良知。
- 3、進一步製造藏人與藏人之間和藏人與漢人之間的矛盾。
- 4、讓無辜的人承受莫須有的罪名。
- 5、切斷自焚英雄與普通民眾之間的紐帶。
- 6、故意激化矛盾，製造新的仇恨。

顯而易見，中國的法律，完全在與人類的文明逆向驅動。我們不禁要問：難道這就是新領導人上台後，向西藏民族發出的第一個信號嗎？

華文媒體首次直面藏人自焚——

《阳光时务周刊》总第035期重头报道

## 傾聽自焚者的心聲

長平

「近期在藏區發生的自焚案件……自焚者不同於一般的厭世自殺者，普遍具有分裂國家的動機」，這是中國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公安部最新發佈的「聯合意見」對於藏人自焚事件的認定。在這一點上，中國政府終於和被它稱為「境外敵對勢力」的西藏流亡政府達成一致——該流亡政府多次聲明，自焚藏人是為了抗議中共在西藏的宗教、文化政策，「要求達賴喇嘛返回西藏，要求西藏自由」。也就是說，雙方都認為，自2009年以來，中國藏區連綿不絕的自焚事件，是一種政治抗議活動。

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國政府都試圖否認這一點。年初的「兩會」期間，一個來自藏區的官員對媒體說，「這些自焚的還俗人員都曾有過犯罪前科，或污漬滿身，在社會上的名聲很壞，不被認同，感到絕望，然後選擇自殺以圖來世」。從公眾可以獲知的資訊判斷，這個說法是難以成立的。英國精神分析學家斯瓦蘭·辛格（Swaran Singh）曾經對印度的自焚或其他抗議性自殺進行追蹤研究，發現這些人無不精神正常。

中國政府這一認定的改變非常重要。正視抗議者的性質和目的，是對抗議者最基本的尊重。然而，令人遺憾的是，給予尊重並非中國政府的用意。他們的目的是進一步污名化，並當作認定犯罪的證據。本應在司法體系內相互制衡的「三部門」聯合發文，是對法治的公然背棄和嘲弄。將個人政治主張和非暴力抗議行動視同犯罪，這也本身就是政治高壓的證明。

對於發生在漢人中的抗議活動，中國政府也經常採用同樣的手段，以對其自主能力的否定和個人品行的污名化來回避其權利要求。最近因為曾任成都市委書記的原四川省委副書記李春城涉嫌貪污被調查，國內媒體紛紛重提2009年在李春城任內發生的唐福珍自焚事件。唐福珍為抗議強拆而自焚之後，成都官方網站稱其被丈夫拋棄，個人生活不幸已久。隨後，當地城管局長指責她的自焚是犯罪行為：「好比一個殺人犯採取某種極端行為，難道我們就不追捕他了嗎？」

不一樣的是，漢人主導的主流輿論拒絕接受官方對於漢族自焚者的污名，要求正視其抗議訴求。儘管宣傳部門發出了禁令，但是民眾從來沒有放棄通過微博等個人平台進行傳播的努力。唐福珍自焚事件還引起了北大五名教授聯合上書全國人大常委會，建議有關部門重新審查《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2010年發生在江西宜黃的鐘氏家人自焚事件，更是引發了輿論的憤怒。一些記者和網民還前往機場，幫助鐘家姐妹逃脫地方官員對她們進京接受媒體採訪的強制阻攔。個體權益訴求轉變為更廣泛的公眾抗議，最終，中國政府頒布了新的城市拆遷條例。儘管條例未能根本改變民居被粗暴拆遷的命運，但是抗議本身得到了回應。

從小接受「國民教育」的中國人會說，抗議自家住所被強拆和要求西藏自由完全不同，後者涉及主權神聖不可侵犯。這也是中國政府理直氣壯地宣布自焚為犯罪活動的原因。事實上，就個人權利訴求而言，每一次抗議都應該獲得正面的回應。至於回應的結果，很難說孰大孰小。1963年南越僧人釋廣德自焚抗議政府迫害佛教的政策，導致了吳廷琰政權的倒塌。2010年突尼斯小販穆罕默德·布阿吉吉因為擺攤工具被員警沒收而自焚，點燃了遍及中東的「茉莉花革命」，終結了4個長期弄權的獨裁政權。1969年捷克學生讓·帕拉赫為抗議蘇軍入侵及本國民眾不覺醒而自焚，模仿者接踵而至，但是他的國家20年後才發生政權性質的改變。

2008年我寫《西藏真相與民族主義情緒》，提出漢人應該摒棄由文化優越感而導致的偏見，學會傾聽和了解。幾年時間過去了，漢人主導的主流輿論不進反退，自我審查，畫地為牢。我想要再一次呼籲，要改變民族衝突的危險，請先從傾聽藏人自焚者的心聲開始。

（转自阳光时务周刊网站）



# 你曾經被燙傷過嗎？

王丹

11月8日，北京，中共召開十八大。這一天，我收到美國一位朋友的電郵，問我是否知道，又有四名藏人自焚。我上網查到詳情，心裡像是被什麼重物悶擊了一下，因為我看到的是：周三（7日）下午約3時，四川阿壩縣娥秀寺（音譯）（Ngoshul monastery）有3名未成年的僧人自焚，分別是15歲的多傑（Dorjee），以及同是16歲的桑堆（Somdup）及多傑其也（Dorjee Kyab）。他們在果芒鄉政府（Gomang Township）附近自焚抗議，並喊「達賴喇嘛返回西藏」及「西藏自由」口號，多傑當場死亡。15歲，16歲，這本來是花樣的年華，是慘綠的年齡，他們，卻義無反顧地在自己的身上潑上了汽油。另外一宗自焚發生在青海同仁縣。死者是年約二十多歲的藏族女牧民丹珍措，她留下了5歲的孩子。

10日，甘肅省合作市勒秀鄉藏人青年貢布次仁在該鄉瓊日塘寺前自焚，他當時呼喊口號，要求「語言自由、迎請達賴喇嘛返回西藏」，隨後不久身亡。

這起事件，使藏區自焚人數增至七十人。

我開始關注藏人自焚事件是不久前的事情。那時候我的隔膜，是出於幾個原因：第一，對於西藏問題，我自認為所知甚少。在我眾多的演講活動中，遇到西藏問題，我都坦承瞭解不夠無法評論；第二，用自焚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理念，在我看來過於震撼，我一時無法建立完善的論述角度，讓我可以把生命和政治理想的天平進行一番平衡；第三，我想我跟很多人一樣，都比較更加關注與自己或者與自己周圍的環境相關的事情，繁瑣的日常生活使得我們疏於張望更遠的世界。

而令我改變的，是一次小小的燙傷。

那天我用打火機去點燃一枝香氛蠟燭，不小心下有一滴燭油落到我的手上。一瞬間，我感受到鑽心的疼痛，下意識地把打火機丟到地上。也是那一瞬間，不知道為什麼，我的腦海中突然想起藏人自焚的事件的新聞報導中，那些令人觸目驚心的圖片。

如果我們學會將心比心，我們就應當會想像：那些年輕的軀體也是肉身，如果一滴燭油都令我因手背的疼痛而痛苦的話，大火瀰漫在他們的身上，會是怎樣的煉獄一般的折磨啊？！如果我們學會將心比心，我們就應當想想，如果不是出於最大的悲哀與絕望，如果不是出於寧願忍受痛苦，面對死亡，也不要接受

現實的決心，一個人，怎麼會承受烈火燒身這樣的慘烈呢？！將心比心，這本來就是文明社會的基本倫理規範，我們應當問問自己，我們多久沒有將心比心過了？尤其是聽到藏人自焚的新聞的時候？！

我還是對西藏問題沒有什麼瞭解，我也還是對於自焚的抗議方式有所保留，但是，看到那些年輕的藏人這樣前赴後繼地面對烈火，我決定，這一次，我必須站在藏人一邊！

如果你一定要我說出一個理由，那我只能反問你：你曾經被燙傷過嗎？

## 司政洛桑森格 就被指控與自由亞洲 電台內部事物有關聯的聲明

很遺憾，藏人行政中央和我，都被牽入自由亞洲電台藏語部的內部事物。有關其人事問題，我可以肯定地說，從未與負責人利比劉女士或管理層的任何成員接觸，與阿沛晉美的問題，也沒有任何關係，所以，指控我干涉人事問題是沒有任何根據的。

對援助資金的使用，藏人行政中央方面是非常透明的。為了社會福利和建設，我們收到的所有援助資金，都有單獨的審計，而且，也要給援助組織提交詳細帳目。

自由亞洲電台藏語部是全體藏人，特別是境內藏人，獲得沒有偏見的即時新聞的重要途徑。感謝美國國會和政府對這一重要項目的資助。

### 簡訊

11月26至28日，由西藏首府拉薩、西藏康區爐霍、江達、石渠、稱多、色達和安多地區西寧、熱貢等多個地區的大學生、公務員、作家、僧人、商人組成的60多名藏人知識界人士，同時舉行了絕食抗議活動。中國四川省省會成都等10餘個地方的藏人，為聲援西藏境內外的91位自焚英雄和正在中共監獄慘遭非人折磨的同胞，同時舉行了絕食抗議活動。還有，西藏安多孜古唐為了紀念為西藏的自由而自焚的勇士們，在該縣的阿措寺（譯音）舉行了祈願法會，當地500多名僧眾前往參加。

# 自焚是對一個不義政權的審判

2012年11月17日晚上，藏人行政中央外交與新聞部部長德吉曲央，與前來參加“國際聲援西藏組織特別會議”的二十多位漢人代表，進行了交流。其中，來自奧洲的大陸出生的馮崇義先生等人認為，自焚是一種絕望行爲，但是，來自臺灣的楊長鎮先生等人卻有著另一種解釋，於是，我專門採訪了楊先生，請他具體地談了他對西藏自焚事件的理解，整理如下：

自殺，是面對無可奈何的形勢的一種逃避，是懦弱，本質上就是絕望。而自焚是一種承擔，從自焚者的遺言看，這一點也是很清楚的。而很多同情西藏自由運動的中國人，有這樣一種誤解，認為是絕望，在一般情況下，我同意這樣的觀點，但是，對圖伯特人來說（我們臺灣人都是稱西藏人為圖伯特人的），他們是超越生死的。如果從絕望的角度去為圖伯特呼籲，就低看了自焚的意義。

在暴政之下，作為一個人，最基本的道德要求是反抗，挺直腰板，但是，在某種意義上，反抗預設了一個高與底的位置，反抗者處在不自由的地位，是在挑戰高高在上的強者，他們是高與低的關係。但是，自焚，是把自己放在比殖民統治者更高的位置，讓我們看到了另一種可能性，用生命的終止來宣告這個政權的不義，讓不義的政權，無法再侵犯生命的尊嚴，當他（她）點燃自己的時候，就宣告了一個審判者的位置。意味著在生命尊嚴的核心裏，我有烈火築起的城堡，是對人的尊嚴的展示，這是最嚴格的審判，也是最悲憫的精華；也可以說，圖伯特人在以自焚的方式為生命立法，告訴我們一種思維的方式，而不是成為我們思維的物件。自焚，讓我們看到了我們思維之外，還有另一個世界，是我們從前沒有碰到的。

說實話，這一切，給我們臺灣人一個很大的衝擊，開始，我們沒有能力去理解。就我自己來說，經過了一個深長的反省才懂得：人的尊嚴是不能被強權侵犯的，這對我們是一個很大的教育，比一千次、一萬次的遊行的意義還要大。

我認為，我們心中的任何惻隱之心，都矮化了自焚英雄，或者說誤解了自焚的意義，都是一種居高臨下的冷漠和逃避，也混淆了對我們生命的認知。面對

現實，兩岸關係，就是一種邪惡的聯盟，再放眼全世界，似乎都在聯合起來縱容中國，放任它殺人，從天安門到西藏三區，那片土地，一直滴著反抗者的鮮血。那麼，是誰給了這個中華帝國的這個殺人執照？如果把自焚看做一個整體的話，就是被佔領的弱小的圖伯特，對驕橫的中華帝國的那個殺人執照的沒收，是向全世界宣告，這種殖民統治的不合法性。所以，我認為，把自焚看做絕望和懦弱，就喪失了我們生命成長的可能性。

我這樣說，可能有人會以為，我是在鼓勵自焚。其實，如果他們的犧牲，能夠成為我們生命成長的力量，知道了不義的政權的不義，不義不見得是統治者的不義，也很可能是被統治者的不義。事實上，我們都不是局外人，都不是第三者。一個不義政權的存在，本質上，也是人民的不義，因為你沒有把不義當做自己生命質疑的一個課題，沒有行動的能力，你也參與了不義。再回到自焚的問題上，我們不僅沒有對那個不義的政府採取行動，而是作為第三者，對自焚指指點點，都是文不對題了。當人們從這個角度理解的時候，當我們真正懂得了自焚的意義，並採取行動的時候，自焚也就停止了。

人類的自由是一個整體，有一個人不自由，我們就不是自由的。而不義也是一個整體，我們就是不義的一部分。

完稿於2012年11月19日達蘭薩拉  
（楊長鎮，臺灣人，小英教育基金會社會力發展中心主任，曾在民進黨擔任族群部主任等職務。）

## 簡訊

中共政府近日強令西藏安多黃南州尖扎縣藏人幹部要反對和誣衊達賴喇嘛尊者，並為此進行考核。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境內藏人向本台駐印南記者介紹說，（錄音）當前中共政府在西藏安多黃南州尖扎縣境內，要求藏人幹部要加強學習一個名為「十個必須清楚說明、五個原因和五個如何」的官方文件，並為此進行考核。

# 國際藏學界致中國國家副主席 習近平的請願書

敬致習近平副主席：

2013年3月，您將於就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藉由這個機會，我們這群國際藏學界的學人，想向您表達我們對於西藏自區與鄰省的藏區的藏語文教學之深切關注。

過去數十年裏，藏族地區建立了許多學校，我們對此深感欣慰。我們明白孩子們如果能使用自己的母語學習，往往事半功倍，好處多多。

然而過去幾年來，多個藏族地區實施新政策，開始禁止或嚴格限制學校裏面使用藏語文來教學，例如2010年青海省宣佈以普通話取代藏語作為上課的語言；2012年3月，我們在青海省同仁縣，見到了中文教課書取代了原來的藏文教科書。這樣的發展對於兒童的學習是不利的，尤其是世界各國的研究以及中國內部的統計資料都顯示，孩子們使用母語來學習數理科學，課業才容易有長足的進步。

雖然如此，上述的語言政策在西藏自治區已經實施了好幾年，使得許多將來想要在政府或企業工作的好學生，反而對自己的語言與文化產生了隔閡與生疏之感。

自從《青海省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出臺以來，青海的藏族人士一再透過和平的示威活動與遞交請願書等方式，表達他們對於新語言政策的反對。他們強烈地表達出學校裏面應該使用藏語文來教學與溝通的願望。這當然不代表藏族不願意學習中文，事實上藏人都明白中文在經濟上與文化上的重要性。然而，藏族人士的要求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四條的條文是相吻合的：各民族都有使用和發展自己語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改革自己的風俗習慣的自由。更何況，根據2002年西藏自治區出臺的一個規定，藏語文擁有中國的官方語言的地位。我們遺憾的是，在實踐時，該地位並不總是獲得認可與尊重。

過去兩年以來，數十位不分男女僧俗老幼的藏族人士，以自焚的方式明志，其中好幾位呼喊著藏族語言文化應受尊重的口號。

作為專門研究西藏語言、文化與宗教的學者，我們想透過這封信向您表達，對於各種阻礙西藏文明傳承與延續的措施，我們憂心忡忡。我們想提醒您，西藏文明不僅是人類文明的瑰寶，也是中國政府明言保護的文化資產。我們還想提醒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藏語文是僅次於中文的古老語言，它經過千年連續使用而保留下來的豐富遺產，不僅可以幫助我們理解與重建古老的漢藏語系，讓我們明白，漢藏語系其實媲美印歐語系，也包含了數百種錯綜複雜的語言與方言。

我們的工作讓我們成為西方大學與高等學府裏面的研究人員，我們明白，西藏語文是西藏文明的基石，然而當西藏語文在世界各國的學術殿堂裏漸漸受到矚目，成為教學與研究的學科之際，我們卻看到今日的西藏自治區與許多藏族自治州裏，西藏語文愈來愈不受重視，愈來愈被邊緣化，我們非常遺憾。而藏族人民面對新出臺的教育政策，自然會憂慮他們的文化即將消失，然而中國政府對他們的回應，不足以紓解他們的憂慮。

這就是為什麼在中國新的領導人上臺之際，我們這群藏學家一起寫了這封信，希望您同情理解藏族人民的願望，希望您聆聽採用他們的意見，為當前的危機找出和平的解決方法，以促進西藏語言與文化的發展。我們相信，您只要採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歷經多次修定，卻一再標榜的多民族國家原則，藏族的語言與文化一定可以繼續跟漢族的語言與文化和諧共存。

(目前有80位藏學家聯署)

# 藏人以自焚抗議北京的同化政策

作者 瑞迪

發表時間2012年12月12日

轉載 法國國際廣播電臺中文網

中國政府試圖以強硬的刑事指控策手段，應對境內藏區近期增速發生的自焚事件之際，《解放報》駐京記者菲利普·格朗熱羅(Philippe Grangereau)走訪中國藏區，試圖瞭解促使藏人選擇如此慘烈的方式表達抵抗的原因。《解放報》周三發表了格朗熱羅的長篇報道，指出，越來越多的藏人以自焚，來抗議北京政府推行的同化政策。

文章寫到，自2009年2月的第一起自焚事件之後，近百名藏人以汽油和火柴結束他們的生命。其中有二十歲左右的年輕人，有牧民，有新婚者，有僧人，有父母。文章指出，藏人眼看著他們的世界在消亡，這些自焚舉動似乎是為了延緩這種進程。一名藏人教師向《解放報》記者表示，漢人想根除藏人的語言，藏人的文化，藏人的信仰、藏人的歷史，藏人的尊嚴，要將藏人同化。如今，80%的藏人都明白了漢人的這種意圖。

《解放報》記者隨後介紹了他試圖走訪青海藏區多禾茂的經歷。一名17歲的藏族女青年11月25日在那裏自焚身亡。記者進入多禾茂的路途很不順利。這個村莊雖然位於海拔3600米的高原之上，周圍群山環繞，但是，《解放報》記者卻幾次遭遇警方盤查。他們一行只是在夜幕降臨後，才輾轉進入了另一個藏人村鎮。這裏的一名23歲的藏族女青年于11月15日，趁父母外出，用摩托車油箱中的汽油，在附近一座空曠的寺廟，自焚身亡。《解放報》記者注意到，她家中牆壁上，張貼著許多達賴喇嘛和流亡藏人行政中央總理洛桑桑蓋的畫像。這位女青年的父親曾經是村幹部，並曾經兩次得到政府的表彰。一名鄰居向《解放報》記者表示，女青年在自焚前，曾長時間的觀看電視臺播放的藏人歌曲。在長時間沈默之後，這位鄰居終於放鬆了警惕，向《解放報》記者說，自焚者認為，倘若沒有漢人，達賴喇嘛就可以返回西藏，那時，一切就會好轉。女青年自焚之後，警方兩次來家中調查。她父親說，女兒的獻身對藏民族是有益的。

《解放報》記者注意到，普通藏人開始繼續藏族僧人三年前開始的自焚抗議方式。一名藏族詩人認為，很多獻身者都堅信得到了達賴喇嘛的默許。不過，最近幾周自焚事件加速發生，導致當局進一步加強控制。藏人旅行時，如今需要有5種不同的證明。同仁

縣幾乎已經處於軍事管制的狀態，警察和軍隊都不夠用，當地的公務員至少一半的工作時間是在晝夜監督大街小巷。一名工作人員向《解放報》記者暗示，他擔心會發生藏人大起義。

格朗熱羅介紹說，在自焚之外，藏人也在以其他方式表達抗議。11月，共和縣500名學生曾集會，對一份官方聲明稱藏人自焚是愚蠢舉動表達抗議，他們也要求越來越受到排斥的藏語教學重新進入教學大綱。桂南縣一名小學校長向《解放報》表示，學校裏近年培養的藏語教師都不再教課，而那些以漢語教學的老師都獲得了職位。這是當局所謂“雙語教學”的後果。事實上，所有課程都是漢語授課，只有藏語課除外。獨立藏人作家唯色向解放報記者表示，2008年發生在拉薩的藏人抗議遊行活動讓中國政府措手不及。此後，當局認為那些以藏語教學的學校是培養獨立人士的地方。唯色指出，之所以有這麼多藏人自焚，是因為鎮壓已經嚴厲到了藏人不再懼怕死亡的地步。但是，在她看來，這些自焚行動並不是絕望使然，正相反，是出自喚醒藏人覺悟的希望。自焚者忍受的痛苦折磨使他們要傳達的資訊獲得一種巨大的力量。國際社會也許為他們的獻身所感動，這當然好，但是，自焚者首先是在向藏人表達心願。

最近4年，觀察人士和記者已經無法前往西藏。原本在北京居住的唯一因為中共18大，而被迫返回拉薩居住三個月。她向《解放報》表示，她看到的是一個處於緊急狀態下的拉薩，像一座巨大的監獄。幾乎在每個街口都會遇到搜身和安全檢查。但這些檢查很少涉及漢人，但藏人、即使是孩子，也總是被搜查。那裏所有寺廟都 有警察和党的工作小組。唯色表示，她曾做過一次記錄，步行500米的路途中，她看到了21個警察崗亭，兩所大的警察局，三支武警巡邏隊。【唯色注：我的原話是：“在小昭寺路，從北到南不及500米的距離，有兩個便民警務站，21個警察查證件的點；背著滅火器舉著鋼叉來回巡邏的武警兩-三批，每批5至6人；還有三三兩兩走來走去的公安……】。她說，人們腦海裏充滿怨恨，憤怒隨時可能爆發，但是，西藏如今已經變成了一個巨大的監獄，任何反叛都可能會在第一時間就被鎮壓。

# 法國記者採訪青海藏區自焚者家屬

作者 楊眉 發表時間2012年12月16日

轉載 法國國際廣播電臺中文網

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12月3日聯合下發了《關於依法辦理藏區自焚案件的意見》，意見指出近期在藏區發生的自焚案件是境內外敵對勢力相互勾連，有預謀有組織策劃的重大惡性案件，聲稱將對策劃、煽動他人實施自焚的以故意殺人罪追究刑事責任；對在公共場所自焚行為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追究刑事責任。那麼，藏人自焚究竟是受他人煽動教唆還是出於他們本人的意願？

雖然中國當局全面封鎖了發生自焚事件的藏區，法國《新觀察家》周刊駐京記者高潔近日得以潛入青海藏區，採訪了11月15日在同仁縣紮毛鄉果戈（音譯）村的村廟堂中點火自焚身亡的23歲的當增卓瑪的父母，使外界對這些將自己作為火炬點燃的藏人們多了一些瞭解。

《新觀察家》周刊這篇報道文章的標題是西藏：肅靜，有人正在死去。文章的副標題是：在短短的幾個月中，就有九十多位藏人自焚，其中十一人在青海，他們必須以生命來捍衛自己的語言，文化和宗教。

記者講述了前往青海藏區採訪的經過，當增卓瑪所居住的果戈村離同仁縣城相距40公里，但是，記者必須等到天黑以後，才得以悄悄地潛入村莊，採訪到當增卓瑪的父母。照片上穿著紅色皮夾克，佩戴著珍珠項鍊，頭髮整齊得盤在頭上的當增卓瑪看上去象一位趕時髦的年輕人，與那些衣著破舊，走一步磕一個頭的佛教徒們沒有任何共同之處。然而，11月15日，趁著她的父母去鄰村的時機，她在村裏的廟堂中用從摩托車裏偷來的汽油點燃了自己，是她的一位朋友在事後發現了她已經燒焦的屍體。

當增卓瑪是一個富裕的牧民的女兒，父親曾經是村長，悲痛使當增卓瑪的母親說不出話來。她的父親用沙啞的嗓子這樣介紹說，當增卓瑪曾經是一個快樂的女孩，她在學校裏學習過中文，也十分喜歡同父母一起出門旅遊。父親記得她在自焚前幾天，一篇又一篇的傾聽頓格倫dunghlen歌曲的錄音帶。《新觀察家》周刊記者介紹說，這些歌曲一般都很緩慢，憂傷，令人入迷，歌手一般都是一些年輕的藏人，歌曲的主題大多是遠離精神領袖的藏民的痛苦以及為雪國而犧牲的烈士們的光榮。多名演唱頓格倫歌曲的歌手因被指控煽動分裂主義而遭到當局的逮捕。高潔提問道：當增卓瑪是否真是因為受到歌曲中英雄主義的激勵才自焚身亡？她在自焚前 有沒有同其他九十多名藏人一樣高

喊這樣的口號？達賴喇嘛萬歲！西藏人民自由！沒有人能夠回答這個問題。

為了防止自焚事件再度發生，當局採取步步設崗，層層封鎖的高壓措施，儘管如此，當增卓瑪自焚的消息在當天就傳遍了全世界，從她家靈堂中堆滿如山的禮物中可以看出，來她家祭奠的人數不勝數。這些禮物除了許多包的茶葉以及達賴喇嘛的照片之外，還罕見地出現了西藏流亡政府總理洛桑桑蓋的頭像。記者評論說，看來藏人已經將宗教信仰與民族前途聯繫在一起。

同仁縣的一名地方政府教育部門的工作人員 紮西冒著極大的風險接受了法國記者的採訪。他說，在短短的幾個月內，藏人的參政意識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要捍衛藏族的語言。任何對藏語教育不利的措施就會引發幾千名中學生的示威抗議，這些學生們面對滿街的荷槍實彈的士兵絲毫不會畏懼。我們實在是忍無可忍，幾乎巴不得與當局發生正面的衝突。不過，紮西本人也不得不每兩天輪流做十二個小時的監視工作，工作的內容就是坐在一輛汽車內監視外界發生的一切。紮西向記者講述了一個目前在藏區盛傳的故事。講的是一個青海省的一名高官到訪一個發生自焚事件的鄉村，這名高官問村民：“我應該做什麼才能夠阻止類似的可怕事件再度發生？”村民們一致回答說：“給我們真正的自由和自治”。這名高官為難地回答說：“這……就是北京也不可能給你們這些。除了這些，我還能為你們做什麼？”村民們失望地表示：“謝謝，別的我們什麼都不需要”。

對自己民族的前途以及文化的危機感在藏族的精英階層也同樣能夠感覺到，高潔評論說，北京多年來一直聲稱要保護少數民族文化，但是，最近幾年來，政府的政策似乎正在走向加速將藏人漢化的方向。在青海省的省府西寧，記者走訪了一些在大學、出版社以及媒體工作的藏民，西寧的中小學中根本沒有雙語學校，一名母親絕望地表示：她的大女兒已經全盤漢化，為了避免小女兒走上同一條道路，她將女兒寄養到有雙語學校的鄉下，但是，青海省最近剛出臺新政策，雙語學校畢業的高中生中只有21%的學生可以入高校深造，而漢語學校的畢業生的人學率卻為95%。她說，北京這不是明擺著要扼殺藏人的文化嗎？一個沒有文化的民族是一個失去靈魂的民族。

## 唯色评说西藏

### 2012：心臟的骨頭

在西藏的歷史上，尤其在西藏的當代史上，可能從來沒有哪一年，正如2012年，是遍及城鎮與鄉村的藏人以身浴火、焚身明志的一年。這一年，正如外媒所描述的——“西藏在燃燒”，從1月至12月，有85位藏人前赴後繼地自焚，其中包括84位境內藏人，1位從境內流亡印度的藏人。

事實上，這一年的每個月都有焚身的火焰燃起。尤以11月最多，28位男女老少，不只僧尼，多為牧民。其次是3月，11人中6人是僧人，還有中學生及孩子的父母。為何在這兩個月達到高峰？是因為正值“敏感月”，屬於當下中國流行的說法。

確切地說，3月是西藏歷史上的“敏感月”，如3月5日是1989年拉薩抗議被鎮壓紀念日，3月10日是1959年“西藏起義紀念日”，3月14日是2008年西藏抗議周年日，3月16日是2008年阿壩縣抗議民衆被槍殺紀念日，3月28日是2009年中國政府所定的“農奴解放紀念日”。這數十年來，每年3月都是佔領者如臨大敵、被佔領者抗爭不止的“敏感月”。

而11月則與中共十八大的召開有關。就在十八大召開的前一天、當天以及七天會議期間，在藏地每天都有藏人自焚，甚至達到9人之多的密集程度。這充分說明藏人的自焚表達的是一種政治抗議。中共的官媒喉舌卻避而不談十八大，反咬說是與流亡西藏於9月在達蘭薩拉召開的“第二次特別大會”有關，以此構陷藏人連續自焚屬“達賴集團策劃煽動”。

並且，中共的西藏高官在十八大的記者會上，面不改色地公開撒謊說：“人們說西藏正在燃燒，我說西藏沒有燃燒……西藏發生過的一起自焚是典型的輸入型”。這是遮蔽事實且玩弄文字遊戲的狡猾說法，將“西藏”這個事實上囊括安多、衛藏與康等所有藏區的地理名詞，限定於範圍大大縮小的“西藏自治區”，意思是，在其他藏區發生的自焚都不算數；即便有那麼多自焚發生，但跟我西藏自治區無關。可是，即便是在西藏自治區境內，事實上發生了7起自焚，其中5位藏人屬昌都縣、當雄縣、比如縣人，全是農民與牧民。

有一首爭取自由的英文歌曲流傳多年，卻也是“西藏在燃燒”的寫照。其中唱到：“你可以吹滅蠟燭，但你吹不滅大火；火焰一旦燃起，風將吹它更高。”

但對於我來說，迄今97位境內藏人自焚的地方：阿

壩縣、馬爾康縣、若爾蓋縣、壤塘縣、道孚縣、甘孜縣、康定縣、色達縣、拉薩、昌都縣、當雄縣、那曲縣、比如縣、達日縣、班瑪縣、同仁縣、尖紮縣、澤庫縣、玉樹縣、稱多縣、天峻縣、循化縣、合作市、夏河縣、瑪曲縣、碌曲縣，我只有三四個地方沒去過，去過的每個地方都有熟悉的朋友，即便不認識，一見就感覺親切的父老鄉親，所以深感痛苦。而我唯一能做的，是把每一位元自焚者都記錄下來，銘刻不忘。

這一年，有太多的事發生，比如有多位元藏人作家因撰文揭示被鎮壓真相而被捕、被判刑或被失蹤，他們是格桑次成（夏河縣人）、崗吉·志巴加（色達縣人）、達娃多吉（比如縣人）、次仁諾布（白玉縣人）等。還有多位民間藝人因表達藏人心聲而被捕、被判刑或被失蹤，他們是曲貢（江達縣人）、阿達（理塘縣人）、吾堅丹增（囊謙縣人）、洛洛（玉樹縣人）、普爾雄（紅原縣人）、確薩爾（比如縣人）、蘇赤·西日布（河南縣人）等。更有許多在各藏地有影響力的高僧、僧人和尼師被捕、被失蹤，他們是夏河縣拉蔔楞寺的喇嘛久美、喇嘛果洛久美，昌都縣嘎瑪寺的堪布洛珠繞色、堪布朗色索朗，甘孜縣尼師其美以及拉薩哲蚌寺多位僧人。而這份名單，其實可以很長、很長。

西藏有句隱喻：“心臟的骨頭”（□□ □）。以上所提及的藏人兒女，全都是雪域高原的“心臟的骨頭”，劫難中的西藏因此而不亡。

2012-12-27至2013-1-1

（本文为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

### 去自焚藏地采访的外媒

一个寒冷的下午，北京的空气一如既往的糟糕。我们坐在某个咖啡馆的一角，话题始终围绕着冰天雪地的雪域高原。我们的眼前是燃烧的火焰，我们的耳畔是火焰中传来的藏语呐喊，我们的心，交织着敬意、同情与哀伤，而我更多一层血肉相关的痛。因为那一个个以身浴火的人，是我的同胞。

与我交谈的是法国《世界报》的记者和他的朋友。他们是前一天晚上回到北京的。在那之前，整整四天，他们去了安多拉卜让和碌曲，在中国行政区划上，是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和碌曲县。他们急切地告诉我，探访了三位自焚藏人的家乡，而这三位自焚藏人都是在今年11月自焚的。

《世界报》的记者展开地图，指点着被打上记号的阿木去乎乡、桑科乡和阿拉乡，讲述着在这些布满警车和干部的偏僻乡村昼伏夜行的经历，他们尽管是不

请自来的陌生人，却得到一个个牧民冒险相助，悄悄地被帶到自焚藏人的家里，费力地诉说愈发艰难的处境。

是的，这么做非常危险。两个月前，甘南州公安局发布藏汉文两种文字的通告，要求举报自焚事件的“幕后黑手”、举报自焚线索，许诺会重金奖赏。此通告贴满甘南州一市七县的城镇和乡村。当局甚至每天发一个同样的手机短信，声明举报奖赏5万-20万元。许多村庄的路口以及寺院都被安装了摄像头，从各个单位抽调的干部轮番值班，昼夜坐在发动机始终运转的车里，监视有无藏人自焚。讽刺的是，通告贴出之前，甘南州七个月内6位藏人自焚；通告贴出之后，短短一个多月内，甘南州连续14位藏人自焚。

被秘密逮捕的藏人愈来愈多。11月26日在丁古寺大殿前自焚牺牲的碌曲县阿拉乡牧民贡布次仁，祖父和父亲在他自焚十天后被安全局抓走，至今仍无音讯。甚至，一位藏人自焚时，一旁目睹的女子也被安全局抓走。但即便是如此的“红色恐怖”，还是有许多藏人探访自焚同胞的家人，捐款捐物，表达崇敬。夏河县桑科乡自焚的两位藏人中，有一位家境非常贫穷，只有四头牦牛、十几头羊，给他家捐的钱达到十几万元，但他的母亲把钱都捐给了寺院和学校，而他的两个幼小孩子，他的母亲说要靠自己的劳动来养大。

这都是《世界报》的记者秘密走访自焚藏地，了解到的第一手有关藏人自焚的情况，无疑非常重要。事实上，历尽艰难去自焚藏地采访的外媒，还有法国《解放报》与法国《新观察家》周刊、美联社、美国时代周刊、澳洲ABC电视台等。我见过法国《解放报》与法国《新观察家》周刊的记者，他们两度去安多热贡，都各有翔实报道和珍贵照片。第一次是今年4月去了自焚藏人索南达杰的家乡。第二次是今年11月底去了自焚藏人当增卓玛的家乡，原本还想去另一位自焚藏人的家乡，却被村口的拿枪便衣驱逐。

一次比一次困难。在中国政府严密封锁全藏区的事实面前，这些外媒为去铁网下的藏地了解藏人自焚的情况，已经是竭尽全力。

然而，有美国身份的汉人作家丁一夫，最近在解释他为什么“在藏人自焚问题上……保持沉默”的文章中说：“沉默首先来自于媒体。至今为止，全世界还没有一家媒体到达任何一起自焚的现场，没有一个记者采访过任何一个自焚者的家庭和朋友，没有发出过一篇有关自焚者的详细报道。”还理直气壮地说，“我想问一问，为什么全世界媒体都集体失去行动力了？”

样的指责是不属实的，也是不负责任的。

2012/12/20（本文为RFA藏语专题节目）

## “人性化”與“炒作” ---離拉薩記（上、下）

拉薩火車站不讓送乘客的人進車站，連站臺票也不出售，全世界可能沒有這樣的車站。母親和妹妹灑淚與我告別後，我自己進站，隨之三個國保在一旁出現，都是我的族人，他們把我帶進一個房間，態度友好，再三強調不是“訓誡”，只是“談話”。其中的含意我明白，他們有權“訓誡”。因為時間不多，國保只是自說自話一番，沒給我說話的時間，隨後他們幫我提箱子，把我送上了火車，表示今後要和我交朋友。

三位族人，我本想說而未來得及說的話，只好在這裏跟你們說。首先謝謝你們幫我提了箱子，不讓送站的無理規定的確讓我對兩個沈重的箱子發愁。不過你們要求我不能把這次見面說出去，抱歉不能照辦。我可以不對外說你們的名字（雖然我不知道你們告訴我的名字是真是假），但我的原則是和官方機構打交道必須透明。某些渠道有意識地放風——我與官方合作，如果這種見面不放上桌面，類似謠言就會變得真假難分了。

你們說，在我離開拉薩的最後一刻才找我談話是一種“人性化”，是爲了避免驚嚇到我母親及家人。對此我領情，七十歲的母親被驚嚇的確是我最大的顧慮。但是，我非常清楚有黑手伸進我的家庭，其中只有邪惡而非人性；我的親戚朋友幾乎都被“喝茶”，使得絕大多數親友都遠離我，我這次在拉薩三個月，原本那麼親密的親戚出於畏懼被連累都未敢露面，這種人性親情的喪失，“人性化”又在哪里？

的確，對我沒有像半夜跳牆當著老人和孩子的面抓走“暴徒”一樣，但是從強調對我的“人性化”中，可知的是在和對別人的做法相比。我的希望是，人性化不只是個例，而是應該在所有情況下對所有人同樣的人性化。

你們談的另一個話題是關於“炒作”，似乎是對我的指責。好吧，正如你們所說，我們觀點不同，立場不同，爲此我自然不能要求你們認同我對藏區和藏人現狀的看法。你們說我炒作，誇大事實，我卻覺得因爲很多情況還沒掌握，尚遠未說得充分。而有關部門在“3·14”事件當天就炒作“有足夠證據證明是達賴集團有組織、有預謀、精心策劃的”，四年半後的今天仍然未拿出任何證據，同時卻把滿街是軍警的拉薩炒作成了“幸福指數最高的城市”，就算我如實寫西藏被認爲是炒作，相比也是太小巫見大巫了，你們說是不是？

不過，這也是專制權力與生俱來的特性——自己一

切都是“偉光正”，他人所做都是別有用心。這一次我坐朋友的車回拉薩時，一路上數次被荷槍實彈的軍警搜查，從事電影工作的朋友帶了一個攝像頭，我們因此遭攔阻二十個小時，差點不讓我們進拉薩。西藏的各個角落被安裝了數以萬計的攝像頭，卻對百姓的一個攝像頭如臨大敵，這是不是有點荒誕呢？掌握著所有的權力強大國家，怎麼會為一絲光線露出去的可能如此恐慌？

對你們所說的，你們掌握我在拉薩期間的所有情況，這我絕對相信，以國家之力掌握一個渺小個人，太簡單輕鬆，毫不稀奇。只是我自信我的一切毫無秘密，都可以公諸陽光之下。

## 離拉薩記（下）

先講一個關於膠捲的故事：我一直有個願望，用我父親四十多年前在拉薩拍照片的老蔡司相機，拍一套今日拉薩的城市照片。那沒有什麼政治含義，僅僅可以歸為“行為藝術”。所以這次我回拉薩，帶了一批在北京買的反轉片，開始嘗試完成這個藝術創作。

在拉薩的人都知道滿街無處不在的軍警隨時會檢查相機裏是否有軍警身影，我用膠捲拍攝，跟數碼相機不同，經不起那種檢查——一旦曝光就無法恢復。所以我在拍攝過程盡可能小心翼翼避開軍警。拉薩的軍警之多，想避開並非易事。我在拉薩的烈日下東奔西跑，最終拍出十九個膠捲。考慮到我一時還不離開拉薩，我把拍完的膠卷托一位來拉薩旅遊的漢人女孩帶到內地，以便能夠儘早沖洗。

女孩離開拉薩的前一晚到我家告別，我是在那時把膠捲交給她。當時沒有任何人在場，之前我們也沒在電話裏提到過。但是第二天她在機場過安檢時，卻被警察指控有一把水果刀藏在裝著這些膠捲的背包裏，可那把水果刀卻是她從未見過的。警察不由分說把包拿走，在她看不到的地方去做“進一步檢查”。女孩只能在外面等待，直到飛機就要起飛，警察才把包還給她。而那時女孩已經沒有充足時間檢查，匆匆跑步登機。等到一切安定下來，她仔細一看，我的十九個120富士反轉片膠捲，被調換成了10個135的柯達負片膠捲和5個富士負片膠捲。現在，這15個被掉包的膠捲在我北京家裏。我在拉薩數日奔波的藝術創作，便如此消失在國家機器製造的茫茫黑洞中。

的確，國保可以無孔不入，他們用什麼方式得知那女孩幫我帶膠捲，我想不出。是我家客廳被偷裝了竊聽器或攝像頭？還是數公里之遙的拉薩市公安局大樓豎立的高倍望遠鏡能看進我家窗子？不過，無論他們用什麼高科技手法，都不如我對代表國家法律的部門竟使用這種方式拿走我的膠捲，更使我感到驚訝。

在拉薩火車站與我談話的國保先生，你們說要跟我做朋友，作為同族人、同鄉人，我不會橫眉冷對，可以和你們握手、對話，但是請勿使用“朋友”這個詞。你知，我知，盡人皆知這種關係不可能是朋友。但既然你們是我的同族，我相信你們白天在鎮壓機器上遵命運轉，深夜不眠時可能也會面對心中的真實，會對我們父老鄉親的境遇感到心疼。人追求功名利祿並不奇怪，你們身處體制也有不能不為之難，這都可以理解，不過我想給你們說另外一個故事——昔日的東德解體後，德國曾對迫害東德人民的軍警進行審判，一位射殺過翻越柏林牆者的東德士兵在法庭上為自己辯解——他只是作為一個士兵執行命令，如果有罪也是上級有罪。但是法官仍然判決那士兵有罪。法官對做出判決士兵有罪的解釋是——上級沒有命令你不可以把槍口擡高一釐米。

這個故事想說明的是，即使在極權體制高壓下，體制內的人保護自身利益也並非一定要泯滅良心。只需在不被察覺的情況下，把槍口悄悄擡高一釐米，就可能使多少父老鄉親免於災難。在我心目中，那才是更實際的“人性化”，而我們的同胞，也一定會記住這人性一面。

2012-12-2

（文章只代表rfa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 沒有沈重壓迫藏人豈會自焚？

作者：法廣

中共十八大已經落幕多日，但是中國藏人自焚的事件看來還遠沒有結束，就在十八大召開的前後，從11月4日至11月20日，就有十六名藏人自焚，十八大會議期間也是藏人自焚的高峰期。按照中國官方的說法，這些藏人是在海外勢力的煽動下，試圖以自焚來吸引國際輿論的關注。西藏自治區人大常委會主任向巴平措近日在十八大記者會上就表示說：西藏寺廟的僧人沒有一個自焚，有人說西藏在燃燒，而我認為西藏並沒有燃燒。那麼，向巴平措所言是否屬實？甘肅、四川藏區的自焚人數為什麼要大於西藏自治區的自焚人數？藏人自焚的主要原因是什麼？自焚藏人在行動之前都留下了一些什麼遺囑？西藏流亡政府以及達賴喇嘛曾多次呼籲藏人停止自焚為何卻得不到響應？

我們為此採訪了十八大期間被流放到拉薩之後剛剛返回北京的藏語作家唯色。

唯色：我們是從2009的二月開始算起，到2012年的11月20日，西藏境內已經有80人自焚，加境外的三人，



總共有83人。這是一個十分驚人的數字。而且自焚的藏人甚麼社會階層的都有。剛開始的時候主要是僧人，現在已經發展到什麼階層的都有，從農民、牧民、出租車司機到作家，什麼人都有。其實藏人為什麼自焚的原因是十分清楚的，如果沒有過於沈重的壓迫的話，藏人怎麼會去自焚呢？那麼，這個壓迫他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中，在精神生活以及宗教生活中都能夠感受到，這種壓迫當然是來自中國政府的各類政策。這種壓迫迫使藏人做出反抗。我一直在做藏人自焚的記錄，我在做記錄的同時也一直在思考藏人為什麼自焚這個問題，對我來說，藏人自焚是2008年藏區抗議的延續，2008年的抗議活動被大規模的血腥鎮壓，現在還有人被關押在監獄裡。2008年是一種群體的抗議，後來，藏人的抗議行為就轉變成為一種個體的自發的行為。事實上，包括2008年的群體抗議活動，都是藏人自發的活動，都是同藏人自己的生活處境所迫。而中國當局總是指控以達賴喇嘛為首的境外分裂分子操縱藏人，這些指控完全是毫無根據的，也是十分荒謬的。這是中國政府勉強找出來的一個用來應付的理由，因為這麼多的藏人自焚抗議，也使北京十分難堪，所以，他們才編造出這麼一個理由。

法廣：那您怎麼解釋為什麼在中共十八大期間會是藏人自焚的高峰期？中國官方的指控難道完全是空穴來風嗎？

唯色：應該是空穴來風吧！如果不是空穴來風的話，既然他們明確知道是境外指導下的自焚活動，那地方當局為什麼又要發出一個通告說，誰檢舉自焚，誰就可以獲得獎賞？既然當局事先知道是有人指使，那又何必指望藏民來檢舉？況且被當局指控的一方，也就是達賴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這一方都已經多次呼籲藏人不要自焚。至於，達蘭薩拉給自焚藏人做法事，這是藏人的傳統，一個人去世了，舉辦法會是對死者和生者的最大的安慰，所以這是無可指責的。

法廣：您近日好像透露說，藏區地方當局強迫藏人簽字畫押，保證不會自焚，有這樣的事嗎？藏區有人響應嗎？

唯色：目前看到的是在青海同仁縣，因為該地區已經有十二人自焚，所以地區政府就要求村民簽字畫押，保證不自焚，不知是否有人響應。

法廣：西藏自治區人大常委會主任向巴平措近日在十八大記者會上就表示說：西藏寺廟的僧人沒有一個自焚，有人說西藏在燃燒，而我認為西藏並沒有燃燒。您對此有什麼評論？

唯色：向巴平措的說法是十分狡猾的，他作為西藏自治區的官員，他把西藏鎖定在西藏自治區。他認為發生在自治區以外的自焚同他沒有關係。其實，就是西藏自治區內部也有多人自焚，比如說在昌都地區以及

那曲地區，就是在拉薩也發生過。但是，對西藏自治區的官員來說，發生在藏區的自焚是外來的，不屬於本地的，這種說法也是十分荒謬的。無論如何，現在在中國境內整個藏區，除了雲南的藏區似乎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發生自焚事件，五省區裡面有四個省區都有自焚事件發生。而且最近十七天裡面，就發生了十六起自焚事件。對我們來說，都是非常痛苦的事，我們都在自問，應該怎麼辦？就我自己而言，今年三月我曾經與兩名藏人，一位是美國的高僧阿嘉仁波切，另一位是西藏的一名藏人作家聯合發出呼籲，呼籲藏人不要自焚，我們的意思是藏人本來就不多，應該無論如何必須保留生命，但是，顯然，我們的呼籲是無效的。外界有很多人說達賴喇嘛應該呼籲，其實達賴喇嘛已經呼籲過很多次，但是也沒有用。我現在這樣去理解，藏人自焚就是一種自發的抗議方式，就像2008年一樣，我們難道可以說，08年的抗議也可能不發生嗎？

法廣：您收集了許多自焚藏人的遺言以及遺書，這些遺書上都寫著什麼呢？

唯色：藏人在自焚的時候一般都會呼喊要求「達賴喇嘛返回西藏」以及「西藏自由」甚至「西藏獨立」等口號。從我收集到的十九位藏人的遺言和遺囑來看，其實裡面有很多對民族未來的期望，也有對自己族人和親人的期望，也有對當局的很直接的批評。這些對我們來說都是十分珍貴的資料和證據。從這些資料上我們作為觀察者或研究者都能夠看出藏人自焚的目的並不是為了吸引國際社會的關注，他們的抗議活動並

## 藏人纪录片制作人当知项欠 获国际新闻自由奖

国际保护记者协会星期二授予在中国狱中的藏族纪录片制作人当知项欠国际新闻自由奖。

当知项欠在2008年把他在西藏采访的录像辗转送到瑞士，制作成25分钟的影片《远离恐惧》。同年三月他被关押，09年被判刑六年，不许上诉。保护记者协会执行主任乔·西蒙星期三表示，把国际新闻自由奖授予当知项欠是为了让更多人关注在西藏的记者都不能如实记录当地真实生活的情况。他说，中国当局用幕布完全挡住了世界的视线，让人看不到那里发生的事情，这是极不公正的。保护记者协会的研究显示，西藏的记者在网络上发表关于西藏的情况都会成为被攻击的目标。

西蒙还说，国际保护记者协会维护世界各国记者的权利，曝光记者受打压的情况，因为记者有权利获得资讯并公诸于世。今年获得该协会国际新闻自由奖的还有，调查人权问题和腐败的一位巴西记者、关注当地女性割礼问题的一位利比亚记者、和被判无期、仍在狱中的一位吉尔吉斯斯坦记者。

rfa2012-11-21

# 自焚之火和中國的 「政治自毀力」

資料來源:德國之聲中文網

德國《日報》(taz)刊登了對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駐歐洲特使格桑堅贊(Kelsang Gyaltzen)的專訪,其中藏人自焚事件是主要話題。他在訪談中指出,自從2008年以來,西藏就陷入了一個包圍狀態中。中國政府對藏人的強壓政策導致自焚事件接連發生。記者問道,自焚對於藏傳佛教教義來說意味著什麼,格桑堅贊解釋道:「自殺在佛教中被視為罪孽。生命是人通過修行獲得頓悟的唯一存在方式。在生死輪迴的迴圈中,以人的身體獲得重生的機會是很少見的,因此人的生命是獨一無二的。……如果出於政治抗議的動機進行自焚的話,是作為對藏族人民生存鬥爭的一種支持,從倫理的角度看,這具有一定的集體意義--我們相信大多數自焚者都是抱著這樣的信念。這是一種自我犧牲。這個世界是支持反抗暴政的基本權利的,比如南非的反對種族隔離運動,還有巴勒斯坦的民族解放運動。藏人也享有反對中國共產黨政府的文化、政治和宗教壓迫的權利。」

## 達賴喇嘛反對自焚

在被問到是否因為自焚事件可以對中國政府施加壓力就能對其予以積極評價時,格桑堅贊表示,已經發生的事情是不可能改變了:「我們只能希望,這些事件可以有助於尋找解決途徑,以使得這樣一種極端的抗議方式得以終結。要麼就是中國政府改變西藏政策,這樣藏人的自焚肯定就會結束;要麼就是國際社會迫使中國領導層改變思想,並且向藏人表示團結,告訴他們世界沒有遺忘藏人。這也會給他們帶來希望,讓他們恢復耐心,不要那麼絕望。我們作為流亡海外的藏人,對於西藏當地的情況是無能為力的。」

格桑堅贊還重申了達賴喇嘛堅決反對暴力--包括對自身採取暴力的行為。面對中國政府指責達賴喇嘛「煽動教唆藏人自焚」的說法,格桑堅贊指出:「50年來,達賴喇嘛一直在向中國政府伸出友好之手,要求藏人嚴格遵守非暴力的原則,並且強調僅僅追求西藏真正的自治。50年來,他一直流亡在海外。中國政府在這期間一直在試圖抹除達賴喇嘛在西藏的影響力,

但同時卻要他為所有的抗議活動負責。如果現在國際社會要指責他的責任的話,我覺得這是一種惡意的嘲弄。幾十年來,人們都對西藏坐視不管,而當現在西藏的狀況到了如此令人絕望的境地,自焚事件接連發生的時候,人們又來要求達賴喇嘛終結自焚。我們藏人也沒有辦法。……達賴喇嘛不希望藏人自焚,但西藏目前的現實如此,他們也是被迫採取這種抗議方式。」

面對新上臺的中共領導班子,格桑堅贊指出,由於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勳與達賴喇嘛有過私交,被認為是少數對藏人帶有理解心情的共產黨幹部之一。但習近平是否在這方面會受父親的影響,目前還難以預料。

## 「中國政權更迭--未嘗不可」

對於秋天剛剛完成的中共領導人換屆交班,美籍華人政治學者、美國加州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政治學教授裴敏欣提出了一個問題:這場精心導演的大戲是否好比在即將沉沒的泰坦尼克號船艙內重新擺放座椅?這位政治學者在《新聞報》(Die Presse)上發表的客座評論中提出了一個大膽的設想:「對於1974年以來,世界不少國家向民主過渡道路的回顧,讓人們有理由猜測,即使中國發生政權更迭,也不會帶來災難。起決定性作用的就是,這個向民主制度的過渡,是否--像臺灣、墨西哥、巴西或西班牙那樣--由執政的精英階層自發組織完成。」

「有控制的過渡可以引向穩定的民主。如果中國能夠實現這樣一個過程,中國共產黨可以演變成一個大政黨,與其他政黨進行權力的競爭,比如曾經也有過威權統治的墨西哥、臺灣就是如此。即便出現意料之外的政權更迭,中國在短暫的混亂之後也可以發展成為一個新的體系,這與當下改革停滯、暴力打壓而又貪污腐化的政權相比,也已經算是進步了。」

(摘譯:雨涵/責編:石濤-摘自其他媒體,不代表德國之聲觀點)

# 向所有為了理想而燃燒 自己的勇士致敬！

作者：唐柏橋

今天在網路上跟國內朋友討論如何想辦法制止藏人和其他地區的維權勇士以自焚的方式抗議中共當局的鎮壓和迫害？有人提出寫呼籲信，希望大家不要傷害自己的身體和生命，有人說自焚太極端，不應提倡，甚至有人認為應該譴責云云。我反問了他們幾個問題：

一，現在誰最想阻止民眾用自焚這種最激烈的方式抗議中共的暴政？自焚抗議的勇士是希望我們去制止他們呢？還是希望我們將他們的訴求廣泛傳播以引起世人的高度關注？我們要用有限的精力去做我們最應該做的事情。我們應該將我們對這些人類歷史上最勇敢最無私的自由戰士的關愛和尊敬深藏在內心深處，而為了實現他們所追求的理想而付諸行動是我們最好的對他們表達我們的關愛和尊敬的方式。

二，自焚傷害的不是別人，而是自己。而自焚的目的卻不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全社會。他們為了改變社會而犧牲自己的最寶貴的生命。這是何等的聖潔！這又需要何等的勇氣！對於為了改變社會而以如此慘烈的方式犧牲自己的生命的人，我們唯有對他們表示敬仰。難道我們有什麼資格對他們的如此聖潔的行為說三道四嗎？人類歷史上如果沒有像他們這樣為了維護社會正義而敢於犧牲的勇士，人類文明能延續到今天嗎？

三，是誰逼得他們不得不用這種最慘烈的方式表達他們最強烈的不滿和抗議？誰願意在尚能忍受的情況下用這種慘烈的方式表達抗議？人類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有過如此多的人頻繁以自焚的方式抗議當局的殘暴統治嗎？這說明現政權殘暴到了何等程度！壓得越凶，反彈越厲害，這是任何受過教育的人都懂的基本力學原理。

問完這幾個問題後，我告訴他們，想要阻止這種自焚抗議其實很簡單，大家如果想明白了問題出在哪裡，對症下藥不就行了？換句話說，大家一起來把中共這個人類歷史上最邪惡的流氓政權掀翻不就得了？天鵝絨革命二十多年前就爆發了。哈威爾當了十三

年民選總統，都已經離開人世了。整個東歐早就將共產政權掃進了歷史的垃圾堆。共產黨早就成了殘暴的代名詞。而中國還在馬列共黨的統治之下。這是我們整個民族的恥辱！我還跟朋友們講，我之所以反共（黨），就是因為我覺得被他們統治對我來說是一種莫大的侮辱。古人雲，士可殺，不可辱。乃是此理。自由民主固然重要，但是，做人的尊嚴對我來說更加重要。一個人沒有了人的尊嚴，就不能稱其為人了。而我這一生想堂堂正正做人，有尊嚴地活著。因此，我必須反共以維護我的尊嚴！那些自焚抗議的勇士，我想也有一部分原因是為尊嚴而燃燒自己吧。正是這個原因，我對他們更加尊敬！

向所有為了理想而燃燒自己的勇士致敬！

## 達賴喇嘛尊者祝賀奧巴馬連任

今天，達賴喇嘛尊者向奧巴馬總統發去了賀信。寫道：在你連任美國總統之際，請接受我的祝賀。

2008年，你第一次當選時，就鼓舞了世界，作為全球公民，要為那些我們面對的問題承擔責任。你沒有辜負這個偉大的期望和重托，從那時起，在美國公眾面前，你做出了切實的努力，你的再次當選證明了這一點。

還在你首次當選時，記得我給你寫信，談到民主的願景，在這個世界有了大的空間，希望你能夠塑造出一個更加和平的世界，記掛著貧窮、不公和遭受折磨的那數十億人。今天，仍然迫切需要解決這些問題。

正如你所得知的，一年多來，我已把政治權力移交了由選舉產生的西藏領導人。但是，作為六百萬藏人中的一員，我要感謝你對我們尋求和平解決西藏問題的努力，所給予的持久的鼓勵；非常感謝你對我們的中間道路的支持，我仍然相信，這是對藏漢兩族都有益處的解決這個問題的最好的方法。近期西藏形勢的日益惡化，自焚事件持續發生，期待你的政府能採取進一步措施，促勸雙方都能接受的一個解決方案。

我目前正在日本訪問，很高興地祈禱並祝願你的連任圓滿成功。

# 終止藏人自焚，責任在你我肩上

作者:童文薰

在我寫這篇文章時，最新一起的藏人自焚抗議事件發生於11月23日，新華社說，26歲的藏族牧民達徵在澤庫縣大格日村自焚身亡。這是近來將自己投入烈火中的第幾名藏人？我們已經數不清楚。

對於國際上的呼籲，中共置之不理。中共官媒《人民日報》於24日一則報導中宣稱，西藏自治區最近正在推廣「愛國、團結、和諧、發展、文明」為主題的宣講活動，向僧人宣傳要愛教也愛國。

中共一貫混淆黨國概念，同時濫用「愛國」兩字。對於藏人信仰的高壓迫害不思反省，卻認為藏人愛教就是不愛國，一味地把所謂的愛國強加在藏人身上，只會使問題更加嚴重，卻無助於終止自焚的悲劇。

但「夏蟲不可以語冰」。對於一個講無神論的共產黨，想讓它接受並尊重宗教信仰，無異於要共產黨員們放棄自己的黨文化、黨信仰。唯一可以阻止中共的，只有國際集體地施壓，媒體不斷地報導。因為這個色厲內荏的政權，除了敢對內鎮壓屠殺平民百姓，還不敢公然與國際為敵。

現在關於藏人接連自焚的事件，已經得到許多國際媒體的關注，但這樣的關注還不夠。每一個知悉這個事件的人都該成為獨立媒體，藉由網路協助傳播這個事件。不要小看自己的力量，即使只是一個簡單的轉發，就能產生改變的力量。

西藏位於高海拔的高原上，一生中有機會造訪一回的人畢竟少數。能夠理解藏人受到何種迫害的人，更是少之又少。對於這些連續的自焚事件，不少人在驚訝之餘只是淡淡地說「應該珍惜生命」。但如果我們這些旁觀的人只能說句珍惜生命，那還不如不要開口說話。

試看看用燭火或燭淚燙一燙自己的手指，就能體會自焚的痛苦於萬一。沒有人不珍惜生命。信奉佛教的藏人更清楚「人身難得」以及「六道輪迴」之理。這些佛法就畫在千百年傳下來的寺廟牆上，寫在僧人們抄寫頌讀的經文之上。那麼，是什麼原因讓他們寧可在烈焰中焚燒自己的身體，放棄自己的生命？

佛教徒相信引人自殺的邪惡力量來自魔鬼，《聖經》裡也提到「赫人」。赫人死後之靈被撒旦控制，專門攻擊人們的情感，把恐懼與絕望植入人心。甚至《聖經》中的先知也難逃赫人之靈的攻擊，在絕望的情緒中產生死意。

即使是一個有信仰的人，如果陷入一種與世隔絕的深層絕望與痛苦中，也會不想再活下去的衝動。如果再有一個聲音告訴他們，這樣的死亡可以為旁人帶來終極的解脫，那麼在

火光中痛苦地死去就變成可以被理解的選擇。

今年1月8日自焚的索巴仁波切在臨死前留下一段錄音：「我的自焚不是因為我的個人利益和問題，而是為了六百萬沒有自由的藏人，為了達賴喇嘛返回西藏。」去年12月1日自焚的丁增朋措在自焚前留下遺書說：「面對弘揚藏傳佛教之噶瑪寺堪布（佛學博士）、洛珠繞色、朗色索朗和全體僧侶遭受抓捕、毆打，我寧願為他們的痛苦去赴死……想到整個西藏和今年噶瑪寺的苦難，我無法繼續活下去空等……我們怎能相信一個不允許我們信仰宗教的政府？」

中共官媒宣稱拉薩是中國前10大「幸福城市」。18大期間所謂的「西藏代表團」向巴平措回答國際記者提問時說西藏人民「非常滿意」目前的社會發展、覺得很幸福。對比已經發生的83位自焚案例，這些非常滿意社會發展現況，非常幸福城市的非常幸福人民，怎麼會集體接連自焚？

在人類歷史上，這種接連以自焚方式抗議信仰被剝奪的事件，實在是聞所未聞！只要中共放棄對藏人信仰的扭曲與迫害，自焚事件立即可以終止。藏人的信仰傷害不了中共政權的一絲一毫，中共究竟在懼怕什麼呢？

中共對於藏人信仰的迫害，無非對於西藏不可告人的利益慾望。早從中共進藏那日開始，誘騙藏人簽下《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即《17條入藏協議》之後，中共就無所不用其極地違反這17協議，迫害藏人的文化、信仰與政治自治。同時又把歷次血腥鎮壓之責，栽贓為藏人暴動，並不時挑起漢藏矛盾，使漢族對藏人充滿誤解。

2008年314事件後，僅僅哲蚌寺的僧人就少了一半。這4百餘人去了哪裡？據傳當時被打傷但尚未死亡的僧人，被活生生地被丟入焚化爐中……再對照丁增朋措在自焚前留下的遺書中提到的噶瑪寺現況，這4年多來，對西藏的僧人來說，那就是一場暗無天日的毀滅與恐怖！

這與羅馬帝王尼祿，為一己私慾而縱火焚城，最後卻栽贓在基督徒身上，逮捕基督徒，將他們殘酷地釘上十字架，或者披獸皮讓惡狗咬死，或者釘在柱子上當做「蠟燭」燃燒……又有何兩樣？

我們能做的不多，但不能因為不多就什麼都不做了。讓我們拿起筆來，讓我們大聲的傳遞出去——中共對藏人信仰的迫害，是文明世界不能容忍的罪行！這樣的罪行是國際法上的犯罪，是人類的公敵！我們要大聲的說，讓國際政客們都不能再假裝聽不見！結束藏人的痛苦，這是最低階的人道要求！

# 請勿扮悲天憫人，執意要求尊者達賴喇嘛表態

朱瑞

人所共知，藏人自焚的直接原因是中國當局殘暴的對藏政策，不過，有些漢人，尤其是大陸出生的海外漢人，卻要求達賴喇嘛尊者表態。敦不知，達賴喇嘛尊者早就表態了。比如，在BBC的一次採訪中，尊者就談到了不鼓勵以這種方式抗爭，因為，目前的西藏正在高壓之下，效果如何，也讓人憂慮。

的確，尊者一直沒有正式講話制止自焚。為什麼呢？我個人理解，有以下幾個原因：

一，正式制止自焚的話，必須有一個理由，至少要對造成藏人自焚的原因，有一個交代，比如，中國當局是否有緩解西藏境內緊張局勢的意向，是否有檢討、調整現行對藏政策的計劃等等，這樣，也算給境、內外藏人一個希望，讓他們多少有點安慰。否則，只談果而不談因，是沒有實際意義的，談，也是空談。

二，強硬表態，不是尊者的風格。我是聽過尊者對藏人講話的，都是循循善誘，並注重互動和反饋的。正因為如此，民主才會在流亡社會自上而下地建立起來。話再說回來，就算尊者可以強硬地表態制止藏人自焚，效果也未必理想，很可能會產生至少兩種解讀：

一方面，中國政府會抓住機會，廣為宣傳：都自焚了這麼多人，你才呼籲，那麼，開始的時候，肯定是你煽動的，從而把“煽動自焚”的罪名，結結實實地扣在尊者和流亡政府的頭上。然而，越是對尊者栽贓，自焚就越不會停止。

另一方面，在境內藏人中，很可能產生不同的理解。一部分藏人會認為尊者是迫於壓力才發表講話的，從佛法的了義和不了義層面解釋，他們不僅不會停止，還會出現更多的自焚現象；當然，也會有一部分人認為，這是尊者的真正態度，力主停止自焚，這樣在藏人中間，可能會產生困惑，並給藏人帶來痛苦。

第三，如果正式要求停止自焚的話，怎樣定位自焚？無論是自焚者的遺言，還是他們在生命的最後時刻喊出的口號，都清楚地向這個世界宣告了，他們是為了西藏的自由和達賴喇嘛尊者返回家園而獻身的，他

們的願望就是西藏民族的願望，自然不能否定。而肯定的話，勢必被看成是一種鼓勵，也將引起更多的自焚。

說實話，那些迫不極待地讓尊者表態的漢人，在我看來，雖然各有各的背景，各有各的目的，但是，有一點是共同的，那就是，在悲天憫人的表面之下，無意識或有意識地回避了藏人自焚之因和尊者的表述之難，為中共當局進行了開脫。

當然，也有的漢人經過深長的思考，發出了自己獨有的真摯的聲音，那是對西藏命運的真正關注，讓人鼓舞和感動。僅舉幾例：

“宗教信徒們自焚，鼓勵和反對都沒意義，那是人家的信仰問題……是一種對佛祖虔誠的犧牲奉獻，是為為了保衛自己的信仰和民族獨立……”

“自焚是果不是因。尊者固然可以告誡藏人不要自焚，但是對於造成這一慘劇的原因他可以說什麼？”

“全體漢人都有原罪”

“我們有責任譴責剝奪藏人基本權利的共產黨，而不是“旗幟鮮明”地為共產黨推卸責任。”

“這個世界上，畢竟存在著一些事情，不是精擅於利益計算的我國人民可以搞懂的。”

……

## 藏人行政中央祝賀奧巴馬連任

今天（2012年11月7日），藏人行政中央向貝拉克·奧巴馬總統發去了賀信。

賀信中，司政洛桑森格代表藏人行政中央，向奧巴馬總統表達了祝賀，並談到西藏人民享受了其熱情和對西藏的真誠支持。談到2008年以來，出現了前所未有的遍布西藏的全民抗暴，以及今天西藏境內持續不斷的慘烈自焚；回顧了2010年奧巴馬總統與達賴喇嘛尊者的會見，並為西藏派出了特別協調員、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的一貫的在西藏方面的工作，尤為受到鼓舞的是對西藏安多地區阿壩的探訪和駱家輝大使敦促中國政府檢討西藏政策等等。這一切都是奧巴馬政府對西藏的自由和人權的承諾的見證。

司政最後說：“像您誓言的那樣，美國最好的時期即將到來，我們也呼籲您的政府，同樣的，為西藏設想一個更光明更好的未來。

# 不自焚，能怎麼做？

王力雄

對自焚藏人遺言的統計分析顯示，“把自焚當做一種行動”佔最大比重；自焚在中共十八大期間達到最高峰的事實，也說明自焚者是期望以他們的行動促進西藏問題的解決。應該從中看到，對藏人來講，自焚本身不是目的，自焚的發生，與要行動的藏人不知道除此之外還能怎麼做有關。如果有了能讓每個普通藏人都可以參與的行動方式，隨著步步向前得到成果，他們就不需要再去自焚。

改變民族政策、實行中間道路、爭取西藏獨立……這類宏大目標，皆非普通民眾能夠日常參與，而廣泛的民眾運動必須有大規模的社會協調網絡，專制國家卻絕對不允許建立這種網絡。若沒有與宏觀目標同等規模的宏觀協調，民眾自發分散的行動只能被專制權力分頭瓦解消滅。因此，缺乏這種協調的民眾要么被動地等待精英包辦，要么就是將“行動激烈化”——如自焚——才能讓個體行動脫穎而出。

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長年未獲得進展，使得藏人擁護西藏獨立的意識大幅增加——既然妥協不成，就戰鬥相向，至少還有尊嚴。世上沒有哪個民族不願意獨立，問題在於如何實現？對中間道路，障礙只是專制政府；而對西藏獨立，障礙則會擴大到十數億漢人。專制政府的障礙可以隨中國民主化消除，十多億漢人的障礙卻會因為多數裁定機制在民主化後更強。所以，我個人雖不否認民族獨立的權利，但是從避免犧牲的角度出發，我不把獨立視為解決西藏問題的合適選擇。口號換不來獨立，以藏漢力量相差之懸殊，即使付出重大犧牲，可能仍然實現不了獨立。不自由毋寧死值得尊重，不死而能自由應該更好——而這正是達賴喇嘛的選擇。

爭取西藏獨立路途遙遠，爭取藏人自由卻可以從身邊開始。達賴喇嘛提出的目標是實現西藏的真正自治，作為大目標看似渺茫，但是把這個大目標分解為諸多小目標——如從每個村莊的自治開始，就不再是遙不可及。中國現行法律規定村莊自治是合法的。雖然專制政權並不執行法律，然而把村莊自治作為目標，所需的協調網絡與村民日常生活的網絡相重疊，無需另建，也無法被專制權力封堵，每個村民都能參與，也都可以付諸行動。當全體村民借助村莊內部的協調網絡達成共識、共同行動、並且制度化時，村莊自治也就實現。

只要小目標是從大目標分解而成的，分頭實現小目標即等於在實現大目標。實現小目標的過程人人能參與，也能隨時看到努力帶來的成果，每個小目標的實現是向大目標邁近一點點，眾多實現了的小目標集合在一起，就是邁向大目標的大步伐。

達賴喇嘛確定的目標是實現西藏的真正自治。如果一開始就要整體的民族區域自治，唯有取決於中國政府同意。而達賴喇嘛多年為此做的努力，都證明了那是幻想。但是村莊自治

所依賴的協調網絡是自然形成的，當局無法控制和切斷，決定了村莊的自治無需當局同意，只要村民自己堅持就可以實現。權力歸根結底是一個被同意的問題。村莊權力的歸屬取決於村民同意什麼。如果村民堅持不同意當局的權力，不服從當局派遣或指定的人，只同意自己的自治，只服從自己選舉的領導者，村莊權力最終就是在村民自己手中。

當然，這個過程不會沒有坎坷。當局會鎮壓可想而知，在起步階段會尤其會充滿艱難險阻。但是村民自治符合中國法律，合法性是在村民一邊，鎮壓則是名不正言不順。當局唯一可以採取的有效手段是把當選領導者——村長和村委會成員——抓起來。然而那缺乏法律依據，抓了又該如何定罪？又能定多大的罪？因此相對來說，爭取村莊自治面對的風險是比較小的，有基本的勇氣就應該可以承受。而抓走了領導者，村莊的協調網絡可以使村民馬上選舉出新的領導者，保證自治不夭折。當局再抓，村民再選——這正是非暴力不合作的“填滿監獄”之踐行。這種博弈的結果，端看哪一方會先挺不住。而除非當局有足夠的監獄，最後把整個村莊的所有村民全都關押起來，否則只要村民不放棄，就能一直堅持自治。

如果是很多個村莊同時這樣做，先挺不住的一定是當局。得有多少個監獄才夠關押那麼多村民？得有多厚的臉皮才能承受由此形成的世界奇聞？這種時候，只要村莊自治有理由有節地堅持，不放棄，不後退，最終當局就可能不得不讓步，像他們曾在廣東烏坎村做過的那樣。

的確，勇氣是一個關鍵。那些危險——漢人可以做的藏人不可以，會被扣上“分裂”罪名等……都切切實實地存在。問題在於，那是因此就不做任何努力的理由嗎？除非什麼都不做，否則總會有鎮壓。即使是自焚，不也被當局定為有罪，開始了抓人和判刑嗎？不過，話說回來，藏人也有勝於漢人的優勢，正是在於藏人有更大的勇氣——連自焚都不怕，難道還怕村民自治所面對的鎮壓嗎？

目前，流亡西藏為境內藏人所做的發聲援、開祈福會、搞活動等，都是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有沒有那些，對境內藏人不構成整體影響。境內藏人最需要的，是經過充分研究和論證的理論，是經過仔細推演和實驗的成熟方法，是組織和培訓從事推廣的志願者團隊。專制壓迫使得境內藏人沒有相應空間與平台，無法完成這些準備，而流亡西藏有組織，有基地，有資源，有自由，有知識，有社團和媒體、還有國際支持……達賴喇嘛一生打下的基礎，正該在此時用在刀口上。而這，也正是對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最有效的起步和落實。

以往西藏流亡政府一直忌諱參與境內西藏的活動，生怕被指責為操縱境內藏人與中國政府敵對。而推動西藏境內的

村莊自治，卻可以擺脫這種糾結，因為無論對村莊自治做什麼——研究方案，進行實驗，培訓人員，向西藏境內推廣——都是在幫助中國落實自己的法律，是與中國政府和藏區當局的配合而非敵對。當然，別指望中國政府對此感激，但至少會讓它抓不住把柄，同時卻能獲得中國民眾的同情和支持，因為他們也在爭取同樣的自治。

從推動西藏境內的村莊自治入手，另一個好處就在這裡——因為被分解的小目標無需直接針對宏大的民族議題，每個村莊的自治只是針對本地具體問題，從而就可以繞開最易被操縱也最易形成對立的民族主義分歧。對鄉村自治的共同追求與對權益的共同維護，會使藏族民眾與漢族民眾聯合起來，匯集成融為一體的民主運動和維權運動，藏人由此能夠得到中國廣大民眾的支持，也使漢人民眾由此參與到爭取西藏自由的鬥爭中。這既會有助於藏地實現鄉村自治，擴大藏人的自由，也會為中國民主轉型後解決西藏問題，鋪墊相互理解和彼此的感情。

真正的自治正是應該從基層開始。如果藏地多數村莊都實現了真正的自治，從村莊自治到地方自治再到民族區域自治，只是規模不同的組合與層次提升——一個鄉鎮的多數村莊實現自治，當選村長們組成鄉鎮自治委員會，進行決策，選舉鄉鎮長，實現鄉鎮自治；一個縣的多數鄉鎮實現了自治，再由當選鄉鎮長們組成縣自治委員會，進行決策，選舉縣長，實現縣的自治……直到實現民族區域自治。這種進程的整體完成當然少不了歷史時機，也取決於全中國的民主進程，然而村莊自治正是這個進程的起點與基礎，而且是眼下就可以開始進行的。

2012-12-17

## 西藏恰卜恰學生 示威遊行

11月26日上午，當地時間早晨6點，西藏恰卜恰縣（今青海省海南州共和縣恰卜恰鎮）境內的學生在該縣城抗議中國政府長期對藏實施的錯誤政策，舉行了示威遊行。

集會遊行中，參與了上千名學生，並高呼“我們要自由”“恢復政權”“民族平等”等示威遊行進行口號。

示威遊行進行約兩小時後，當局派遣了大量的武警部隊，阻止了學生們的和平示威遊行，並對參加示威遊行進行了殘酷的打壓，數十名學生傷勢嚴重，目前已送往醫院救治。

當前，整個學校已被當局團團包圍，並切斷了該地區的所有通訊設備。發生藏族學生示威後，當局先後拘捕7名學生。印度藏民扎西指，示威的“海南州衛校”，至今共7名學生被警方拘留，其中3名學生在醫院被帶走。

## 中共強令尖扎縣藏人幹部 反對達賴喇嘛

資料來源:西藏之聲

中共政府近日強令西藏安多貴南州尖扎縣藏人幹部要反對和誣衊達賴喇嘛尊者，並為此進行考核。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境內藏人向本台駐印南記者介紹說，（錄音）當前中共政府在西藏安多貴南州尖扎縣境內，要求藏人幹部要加強學習一個名為「十個必須清楚說明、五個原因和五個如何」的官方文件，並為此進行考核。

中共政府所謂的「十個必須清楚說明」中包括，第一、要清楚說明達賴集團的反動本質，第二、說明達賴喇嘛為何不能回國，第三、說明所謂「西藏獨立」的欺騙和迫害性質，第四、說明中央對藏區的特殊照顧和援助，第五、說明青海藏區所取得的空前發展和變化，第六、說明參與動亂事件是一種違法行為，第七、說明普及雙語教育的重要性，第八、說明西藏傳統文化得以加強保護和發揚的事實，第九、說明藏區生態環境得到關注和保護情況，第十、說明政府努力維護和尊重青海藏人的宗教信仰自由。

所謂「五個原因」分別是，第一、什麼原因竟成為團結與和諧，藏區民主和民生的要點，第二、什麼原因使達賴集團破壞西藏穩定的圖謀徹底失敗，第三、為何聲稱西藏青年會是趨向恐怖主義的獨立積極分子，第四、為何說達賴集團的中間路線是爭取獨立的陰謀策略，第五、為何說自焚行為違背憲法與宗教教義。

所謂「五個如何」分別為，第一、如何正確認識民族區域自治法，第二、如何理解社會穩定是「四個發展」的前提條件，第三、如何增進「三個離不開」和「四個認同」的思想，第四、如何認清自焚事件的本質，第五、如何辨別是非、不輕信謠言和散佈謠言。

消息人士繼續強調，（錄音）不管你願不願意，只要是政府幹部都必須要學習這個文件，反對達賴喇嘛尊者，如果在考核中不及格，就會失去工作。

## 國際漢藏對話會議在悉尼召開

就在中國當局把自焚定性為犯罪行為，並瘋狂抓捕藏人，展開了“轟轟烈烈反自焚專項鬥爭”的時候，由紐約國際漢藏協會、悉尼漢藏協會聯合舉辦的2012年國際漢藏對話會議，於2012年12月28在悉尼體育俱樂部召開。

達賴喇嘛尊者也發去賀信，鼓勵漢藏之間的交流，特別是民間的坦誠互動，尊者還談到中國方面只有敢於承擔，接受事實，才能妥善化解矛盾。並強調達成民族之間和睦相處的基礎是相互尊重和信任，而信任的基礎是彼此間的了解和理解，武力之下，實現不了真正的民族和諧。

# 西藏問題的關鍵字 及有心的用語

唐丹鴻

## 一、西藏問題的關鍵點

1960年，聯合國諮詢機構“國際法律人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在《西藏(Tibet)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報告中，對西藏國際地位做過如下裁定：“西藏在1951年《和平解放協定》(即《十七條》)簽訂時，不論如何，是個實質上獨立的國家；1959年西藏噶廈政府廢除了這份條約，也證明完全於法有據……西藏從1913到1950年所展現的國家狀態，一般為國際法所接受。”【1】

Tibet question，漢譯“西藏問題”，是一個出現頻率很高的詞，由最初的主權問題，發展到涉及藏人人權、宗教信仰自由、民族壓迫、資源掠奪、環境破壞等各種問題，並成為了一個國際化議題。儘管已經演變得複雜多元，但歸根結底，西藏問題就是西藏(圖伯特，西藏多衛康三區)與中國之間的問題。回溯源頭，都是主權問題帶來的。這是西藏問題的關鍵點，這一關鍵點有兩個基本觀點：藏人的、漢人的。

其一，西藏歷史上是個獨立國家，1949年被中國武裝侵略，隨後置於了中國的殖民統治下。中國的殖民統治給藏人帶來了屠殺、民族壓迫和文化滅絕。因此，爭取西藏復國的自由西藏運動，是完全合理的。持這一觀點的是西藏人(博巴)，也是國際藏學界、和國際社會的主流觀點。這裏的國際社會主流觀點並非指各國官方表態，而是基於國際法律人的解釋和國際藏學界的研究所形成的民間共識。

其二，應該說是中國人中絕大部分漢人的基本觀點，即“藏族人鬧獨立、搞分裂”造成了西藏問題。這種觀點，首先是完全不認為西藏曾經是一個獨立主權國家；其二，這個“少數民族”——“藏族”，企圖從統一的中國分裂“獨立”出去，是絕對不能接受的。這兩個互為衝突的基本觀點導致我們必須想一想：中國侵略佔領了西藏嗎？這是西藏問題的根源和本質。

其實，根據國際法民族自決原則：全世界任何民族無論大小，都有權自己決定自己歸屬某個政府體制、執政政黨組

織、政治環境以及民族命運，無需受其他國家或者政權影響。就是說，即使“自古以來”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中央政府”一直管轄著西藏“地方政府”，藏民族也有權通過民族自決，決定西藏是否獨立。單根據這一原則，討論西藏是否被中國侵略和佔領，似乎並不十分重要。

然而，面對世界上數量最巨大的堅信“主權高於人權”、“領土必須完整”的族群，判斷這一點則很重要。就是說，如果我們對這個堅信“主權高於人權”、“領土必須完整”的族群的良知還有信心的話，這個判斷將是一個提醒，提醒他們將心比心：如果西藏在“解放”以前，是一個獨立國家，那麼對西藏人(博巴)來說，西藏(圖伯特)的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也是至關重要的。

中國侵略佔領了西藏嗎？這是一個問題。這個問題如果問藏人，答案是肯定的：“當西曆1949年中國軍隊侵入西藏時，不管是從國際法的角度，還是根據實際現狀，當時的西藏確定無疑地是一個完全獨立、自主的國家。”【2】

這個問題如果問漢人呢？

## 二、關鍵字“是中國的”

互聯網搜索“西藏問題”、“西藏問題的起源、本質”，中國政府的典型用語主要有：“‘西藏問題’是一個涉及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問題……國家統一是最高的原則”；“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西藏地方從未成爲一個獨立國家……”；“西藏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問題是中國的內政問題。”

“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中國主權”、“中國領土”、“中國內政”等，目的都是強調中國對西藏的主權。這般對用語的精心考量和刻意強調，恰恰反映了中國在對西藏的所有權上有問題。因爲中國從來沒有花費那麼大的財力人力，來反復強調河北或者陝西是中國的一部分。近日，中國西藏文化保護和發展協會副會長，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原黨組書記、研究員朱曉明發表在《紅旗文稿》上的“關於‘西藏自古是中國一部分’研究的歷史與現狀”一文，泄



漏了對西藏所有權的中國官方表述的心虛，和對“存在著重大理論缺陷”的擔憂：“‘西藏自古是中國一部分’的論證有待完善。”【3】

中國政府在同達賴喇嘛私人代表團的數次談判中，要求達賴喇嘛承認“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也反映了中國當局深諳“說法”的重要性。這一要求沒有得到已經申明放棄獨立，轉而尋求高度自治的西藏流亡政府的讓步。因為“如果承認此種說法，就違背歷史事實，也違背尊者高尚的人格。”【4】

聯合國大會於1959年、1960年、1961年、1965年等討論西藏問題時，有許多國家譴責中國非法侵佔一完全獨立的國家。到今天，許多國家政府屈從於中國的訂單外交，漸漸“承認”了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這一動作本身顯示了“承認”之詞對中國來說多麼重要，因為中國從來不需要別人承認山東河南是中國的一部分。在國際政治交易中，我們只要看看誰能從承認之詞獲益，就不難辨別中國人需要這些承認之詞，因為它也能為“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增添“支援”；對那些從不承認到承認的國家而言，並非代表他們過去的判斷有誤，只能說明承認後就有訂單，出賣別人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誰是受損的、被出賣的一方不言而喻。

關鍵字是“西藏是中國的”。“中國西藏……”絕非中性指代一個地理位置，而是一個飽含權屬的政治用語。這一用語，僅僅是中國共產黨政府所看重的嗎？

### 三、想當然的疆域

衆所周知，儘管中國大眾對共產黨的宣傳有各種不信任，但關於“西藏是中國領土”的宣稱，卻被數以億計的中國人（絕大部分是漢人）一致認同。在這一點上他們與共產黨高度一致，視“西藏獨立”為彌天大罪，不可接受。而且，視西藏為中國領土的不僅限於中共黨員或中國境內大眾，也是全世界的多數華人包括臺灣中華民國人的看法。

既然從清末政府起，就宣稱西藏屬於中國，中華民國也如此宣稱，那麼到中共政府這一朝，雖然共產黨政府撒謊成性，但在“西藏是中國領土”這一點上，要說僅僅是共產黨信口雌黃，給“不知情”的大眾洗了腦，怎麼說得通呢？共產黨並非第一個宣稱西藏屬於中國的中國政權，而是在入侵佔領西藏後，為這一宣稱的合理化製作了一整套理論的第一個。儘管按照共產黨自己的研究員朱曉明所言“還存在著重大理論缺陷”、“論證有待完善”。而且，照目前的情勢看，也有理由相信，共產黨將並非最後一個宣稱“西藏屬於中國”的政治力量。就是說，即使共產黨垮臺了，還是有漢人和漢人的政治力量繼續這一宣稱。

那麼是否可以說，在這些漢人（我必須強調一下“這些”而非全部，讓他們自己對號入座比較好。當他們被我的杆子打著的時候，總會代表全體漢人說這杆子打了全部），在這

些年跨數代、散佈世界各地的漢人大腦的疆域中，一種想當然的主權早已在想象中擁有。他們的歷史依據來源於漢人的史書中，一些自說自話的描述。這些誇大其詞一廂情願的描述其實離“主權”還差得很遠，也缺乏來自雙邊的相應文獻佐證，但並不妨礙他們相信西藏屬於中國。“蠻子”、“土番”、“生番”這些詞語，比共產黨古老得多。當說到這些詞時，指的是一種生活在“邊疆”的、智力低下、幾近動物的類人類，就像那些大自然裏的飛禽走獸，即使生於斯長於斯，但哪里配得上對那片土地擁有主權？

因此，儘管清政府為宣示統治在藏東邊境殺藏人如麻，隨後很快又被藏人全面驅逐出來；儘管第13世達賴喇嘛反復詳述，從元朝以來主導藏中關係的“榷雍”（喇嘛-施主）是一種平等關係而非上下關係；儘管西藏發出官方申明“我們本來就是一個小型、虔誠又獨立的國家”；但在中華民國看來，西藏就是“五族共和”之一族；儘管中華民國沒有任何特定史料或文件能夠證明對西藏主權的天馬行空的描述，但“沒有行使權力”被他們認為是統治者讓藏人自治；儘管從清末、到民國、到中共“解放”，各時期都遭遇了藏人奮力抵抗，但這不是令人生疑的爭端，而不過是藏蠻子不服統領管轄罷了。

這些認同“西藏是中國領土”的漢人有一個共同點，他們對藏人史書中是怎樣記載的、藏人對漢藏雙邊關係是怎樣理解的，並不感興趣。為什麼呢？我們不妨看一看，“西藏是中國領土”這一宣稱對誰有利？明顯的受益者不正是漢人們嗎？清朝血腥地開啓了進軍西藏的行動，民國軍閥血腥地繼續了這一行動並導致藏人被迫簽署《康藏崗托停戰協定》，割切了藏東部分土地；由於能力有限，清末和民國時期，漢人們尚未得以享用西藏。自從共產黨中國在軍事和政治上全面控制西藏以後，從地下的礦藏到地上的森林、河流資源、地理風貌、人文風景、就業空間、居住空間，哪一樣不正在被不同地位、不同身份、形形色色的漢人各取所需？還有一個頗為流行的說法，是西藏乃“國防要地”，如果獨立了，漢人們的假想敵就會“直驅腹地”——這腹地就是廣大的漢地呀，還是為了漢人！惟有藏人，成了“西藏是中國領土”的受害者。

正因為想當然的疆域，正因為“西藏是中國領土”對漢人大眾有利，漢人們才會認同共產黨中國天然地從元朝、清朝和國民黨名下“繼承”了西藏；才會在反“藏獨”、反“分裂”這一點上與共產黨高度一致。因為如果西藏獨立，則意味著失去漢人的利益——當然他們會說是“國家利益”、“人民的利益”。至於那片土地上的原主人，或者說那些漢人世界之外的“少數民族”、髒兮兮的“蠻子”們的自由和權益，對漢人來說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國領土”，這“領土”其實是漢人的領土，只不過上面碰巧生活了一群野人。這差不多算是漢人的集體無意識了。

這種集體無意識，加上共產黨五十多年來合理化的包裝，加上“西部大開發”的殖民政策對漢人有利可圖，大量漢人

就參與“開發”西藏了。他們即便不知西藏“解放”前的主權歸屬，但他們明知那是藏人祖輩生活的地方，有藏人自己的風俗和信仰，但基於“在自己的國家自由遷徙”的權利，他們認為向西藏移民理所當然，“開發”西藏理所當然，漢人們有國家授權，無需藏人接受或認可。移民西藏的心理負擔，主要是因為天遠地遠，自然環境惡劣，身體難以適應，而與原住民權益無關。基於他們更文明更優越的心理，加之共產黨的妖魔化宣傳，他們便不顧入鄉隨俗的倫理，公然詆毀人家的宗教信仰，蔑視人家的風俗和禁忌。他們中的很多人也是共產黨的受害者，作為單一的個體，也是勤勞溫良乃至卑微和令人同情的弱者。

2008年3月西藏事件後，全世界都有幸欣賞了海外華人以壓倒性的陣勢揮舞五星紅旗，辱罵攻擊自由西藏人士和西藏同情者的駭人場面。這些漢人大眾並非每一個都是共產黨員，他們中的很多人也厭惡共產黨。但他們熱愛“統一”，一句“自由西藏”、“西藏獨立”瞬間可將他們變成暴民。這些對西藏真相“不知情”的大眾，有意無意地根據自己的身份、利益等因素，選擇性地決定對領土概念的理解。中國官方表述“中國西藏”對他們起作用，為他們“給力”，也通過他們傳播和繼承。這樣的漢人大眾境內外數量之巨之強勢，遠遠超過藏人總人口數倍，足以形成一個族群壓迫另一族群的整體格局了。

## 四、帝國心態的改良版

2008年以來，流亡西藏方面開始積極地與漢人對話交流。互聯網技術的發達，對關注西藏問題的人們來說，獲取西藏問題資訊已不再困難，特別是境外人士。因此，我比較關注境外持不同政見的漢人群怎樣看待西藏問題？眾所周知，藏漢交流帶來了非常正面的變化，但我這篇“政治不正確”的文字就不錦上添花了。要是您還有興趣讀下去，就請做好添堵的準備。

在眾多參與漢藏對話、對西藏困境深表同情的境外人士中，李江琳是最深入專門研究西藏問題的人士。2010年和新近分別出版了《1959拉薩——達賴喇嘛出走始末》、《當鐵鳥在天空飛翔——1956-1962青藏高原上的秘密戰爭》。兩本書的內容，主要涉及達賴喇嘛出走始末，以及中國官方稱為“平叛”、藏人稱為“世時翻轉”（從人間到地獄）的那段歷史。兩本書的時間跨度為1952年到1962年，主要集中在1956年到1962年，即中共稱為“民主改革”和“平叛”的時段。而西藏（圖伯特）被武裝入侵到被武力全面橫掃一遍的時段，即從“解放”到“平叛”結束的時段，是從1949年到1962年。

必須強調的是，正是在1950年10月，中國軍隊攻陷昌都；西藏噶廈政府呈交聯合國秘書長報告呼救，西藏問題正式進入國際視野。1951年4月，在武力威脅和國際社會茫然、漠視的情況下，達賴喇嘛派代表團前往北京與中國政府和談，

但並未授予他們“全權代表的”資格。由於中方提出的協定草案並不為西藏代表所接受，中方限制了西藏代表們的行動自由，威脅其生命安全，逼西藏代表在簽字與“立即進兵拉薩”之間做出選擇。1951年5月23日，在沒能夠向西藏噶廈政府彙報的情況下，西藏代表們與中國簽訂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定》（即《十七條》）。該協定上蓋的西藏代表印章是由北京的中國官員偽造並加蓋的。【5】

《十七條》題目就很有心：“中央人民政府”、“西藏地方政府”。開篇第一句“西藏民族是中國境內具有悠久歷史的民族之一，與其他許多民族一樣……”意在明確強調，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藏人是中國境內的少數民族。而藏人則指出：“中共強迫西藏政府簽訂了與同樣被中共‘解放’了的、其他省或民族自治區之間所沒有簽訂過的《十七條協定》……《十七條協定》的簽訂是西藏歷史上的大悲劇。自此，整個西藏變成了中國可以隨心所欲的殖民地。”【6】

就是說，1950-1951年，正是西藏當代史上、也是中藏關係史上發生重大歷史轉折的關鍵時刻。藏人把昌都戰役和《十七條》看作當代西藏問題的起源，其本質是中國的侵略。昌都戰役與《十七條》，也關係到漢語讀者判斷“解放西藏”與“解放中國”是否一樣？即：中國是否侵略佔領了西藏？

有意思的是，作為歷史研究者，李女士的書卻恰恰避開了1950年到1951年這個歷史的關鍵點，也是西藏問題的關鍵點。李女士兩本書所談及的“民改”和“平叛”，恰恰是緊隨這個關鍵點之後發生的事。實際上，昌都戰役和《十七條》的性質，也對漢語讀者理解被中共稱為“叛亂”的藏人大起義和達賴喇嘛的流亡不可或缺。即：西藏（圖伯特）主權的喪失是一個瞬間的過程，還是一個分階段持續了九年的過程？然而1950年到1951年這段至關重要的背景在李江琳的書中卻消失了。

當然，歷史研究可以細化到某一局部乃至某單一事件。李女士把書寫範圍限定在1951年之後，導致藏人起義和達賴喇嘛流亡的直接原因“民主改革”也尚無不可。然而，如果要談西藏問題（Tibet question）的起源或關鍵點，任何一個嚴肅的藏人歷史研究者，或者國際藏學界一個中立的西藏問題研究者，都絕不會避談1950年的昌都戰役和1951年的《十七條》。可是李江琳論斷西藏問題的起源和關鍵點，卻是讓昌都戰役和《十七條》這一至關重要的歷史背景缺失，作出了如下論斷：“藏區的‘民主改革’是西藏問題的源頭……1955-1956年的時間點，是瞭解和理解西藏問題的關鍵點……就是西藏問題的真正源頭。”【7】

李女士是以學者身份，高調地與中共官員辯論西藏問題的。中共官員的觀點無非是宣傳機器的常規說詞，把西藏問題歸結為帝國主義陰謀，美國CIA背後運作等。李女士在這篇原標題為《洗不乾淨的血手——發生在藏區的國家罪行》的辯論文章中，用了大量篇幅和史料駁斥中共官方“美國

造”之說，更用她掌握的豐富資訊和數據，以充滿同情的筆調描述了“民主改革”和“平叛”給西藏三區帶去的災難，以及達賴喇嘛和流亡藏人的民主成就。通過斥責共產黨的謊言和暴行，來闡明她的研究結論：“1955-1956年的時間點，是瞭解和理解西藏問題的關鍵點”，並指那位中共官員“在年份上打馬虎眼的正是這個時間點，而欲圖掩蓋的，就是西藏問題的真正源頭”。李女士所指的西藏問題的真正源頭是“民主改革”，而且李女士也在媒體採訪等不同場合多次給出她的這一研究結論：“現在的‘西藏問題’，不是1951年產生的，而是從1956年開始，在西藏周邊的藏區進行暴力土改以後產生的。”【8】

從李女士的書、文章等都不難看出她的正義感、同情心和專業素養。但正是如此專業地拋出“民改是西藏問題的源頭”令我困惑。我曾經在推特上專門就此請教過李女士：昌都戰役和《十七條》在西藏問題中處於什麼位置？李女士沒有回答。我自認為是對西藏那段歷史具有常識的人，而李女士的“民改源頭論”挑戰我的常識，所給出的資料和資料並不能直接支援她的論斷，只能證明共產黨的殘暴，以及在西藏使用了一套與在中國各地類似的統治之術，卻無法排除西藏問題與侵略有關。只有把1950-1951年這個時間點去掉，資料和資料才會發揮作用。掐頭去尾地把一個論斷拽順是一個不誠實的專業動作。那李女士為什麼要在1950-1951年這個時間點上打馬虎眼呢？

我又一次卑鄙地想：這個結論對誰有利？也許，只有把昌都戰役和《十七條》從鏈條中切割出去，才能把西藏問題變成“內政問題”。也就是說，西藏問題雖然無疑是中共製造，但不在於中共入侵，與領土和主權無關，而在於中共殘暴愚蠢的治夷之術。如果按《十七條》辦，讓藏人高度自治，而不是“紅色大一統”搞民改，官逼民反把事情搞砸了，與中共委曲求全的達賴喇嘛就不會出走，深知實力懸殊又尊奉達賴喇嘛的藏人們就不會反抗佔領，從而生米熟飯地接受“西藏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了。“中國西藏”也就名正言順了。

表面看來甚至不少藏人也同意，如果中共規規矩矩遵循《十七條》讓西藏高度自治，就不會有後來的種種麻煩了。流亡政府有這個態度，中間道路也與這個思路有關。但流亡政府和達賴喇嘛決不會繞開1950-1951年西藏命運逆轉的年月：藏人在中國武力威脅和國際社會的漠視中，無助地、被迫地簽訂了以“西藏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為宗旨的《十七條》。同時，在《十七條》給予的幻想和麻醉中，仍然有很多藏人，並不接受“西藏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從西藏流亡後，達賴喇嘛在1959年6月20日，第一次獲得自由發表講話的機會時，即官方宣佈不承認《十七條協定》。聲明《十七條協定》是西藏政府和西藏人民在武力逼迫下簽訂的。

### 【9】

令人悲哀的是，即使懷有正義感、同情心、崇尚自由、追求民主的漢人們，特別是身在海外，有條件獲得西藏問題全

面資訊的人士，仍然以一種集體無意識的心理特征，對藏人當初簽下城下之盟的無助與被迫視而不見。他們雖然反共，同情藏人遭受的苦難，譴責中共的西藏政策，但大多數都默契地保守了一個底線：有的提出用共和制、聯邦制解決西藏問題；多數人對達蘭薩拉官方政策“中間道路”特別歡迎；有人好意提醒藏人不要搞“獨立”，因為“不能得到大多數漢人的同意”，似乎藏人有擺脫共產黨的自由，卻沒有擺脫漢人的自由。數屆漢人異見人士組織的漢藏交流會議中，漢人占絕大多數，“高度自治”是強勢話語，無一討論西藏1950年之前的國際地位，更絕對沒有關於“獨立”的議題。但把西藏問題的“真正源頭”推到民改的，李江琳是第一人，目前看也是唯一的人。

在《1959拉薩！》中李女士寫到：“中國歷朝歷代都處在某種程度的‘大一統’之中……清朝統治廣袤疆土的方式是一種‘二元體制’，一是高度中央集權的漢地漢人體系，另一是處於邊疆的滿蒙藏體系。後一體系不歸前面漢人體系的中央政府直接管轄，清政府也不干涉這些民族的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1949年之前，中國的社會形態是相當多元的，並且在民族地區保留了高度的自治……1949年之後，中共建政的是……集權專制的‘紅色大一統’。”【10】

這其實不是李女士的個人觀點，也是很多漢人異見人士，以漢人的標準所判定：西藏過去的地位是一種“高度自治”的地位。在以前的中央政府治下沒有問題，在共產黨的“紅色大一統”統治下出了問題，也即治夷之術的問題。與共產黨的區別似乎在於，共產黨不會讓藏人高度自治，而民主的中國會讓藏人恢復高度自治。

清政府是西藏（圖伯特）的“中央政府”嗎？1949年之前，西藏（圖伯特）是“民族地區”嗎？如果問一問藏人，則有截然不同的答案。藏人學者旺秋德丹·夏格巴的《西藏政治史》，引用五十七種西藏原始材料和政府檔案，對西藏政治宗教歷史的演化、對外關係、特別是清朝以來的藏中關係進行了詳細的梳理，為人們認識西藏1950年以前的政治地位提供了證據，這些證據為國際藏學界和國際法學家所認可，即1950年以前西藏是一個獨立國家。《西藏政治史》被中國政府的禦用學者們挑挑揀揀地反駁，在境內卻看不到這本被反駁的書。藏人若私藏該書被發現，書遭沒收，人有牢獄之災。許多從藏人角度書寫西藏歷史、指控侵略和佔領的作家進了監獄，比如《騷動的喜馬拉雅山》作者卓瑪嘉，至今仍在獄中。

## 五、誰的西藏與叢林法則

正因為藏人的角度是存在的，而且與漢人的角度很不一樣，藏人作家唯色撰文《共藏問題有問題》【11】，對李江琳女士的用語和觀點提出了異議。我想提醒的是，這些用語和觀點，並不是李女士個人的，對很多漢人來說，這些用語和觀點可能根本沒有問題，完全正確。但藏人卻難以認可。

李女士的西藏表述：“中國西南西北地區……其涵蓋地域為藏人世居之西藏三區，即今之‘西藏自治區’和‘周邊四省藏區’”【12】。

唯色以藏人的角度指出：“不是‘中國西南西北地區……而是在屬於藏人的圖伯特三區——安多、衛藏和康’”【13】。這當中有用詞微妙、意義重大的差別：李雖然沒有否認“藏人世居”，但認可是屬於中國。唯色更要強調的是“屬於藏人”。

唯色的文章發表後，收穫了一位匿名人士的留言【14】。從留言可以看出是一名漢人，應該說也是西藏困境的同情者，對西藏問題較熟悉。這位匿名人士認為唯色對“中國西南西北地區”的“糾正”很“離奇”：“……我理解許多藏人不希望西藏是中國一部分的心情，但1950年代中至1960年代初的西藏事實上就是中國版圖的一部分。”是否上了中國版圖，與是否“屬於”還是有很大距離的，否則就沒有西藏問題了。如果一個強盜搶劫了一塊美玉並聲稱玉是屬於他的，受害者就算拿不回這塊玉，但指出玉本來是受害人的，有什麼離奇呢？

該匿名人士緊接著說“佔領是一個事實，這種佔領是否正當是另外一回事。因為否定這種佔領的正當性，就不承認它曾經發生過，這是好奇怪的邏輯。”這裏的“它”應該指的是佔領吧。看不出來唯色不承認“它”發生過，而是不承認是“中國的”，這有何奇怪？匿名人士的邏輯似乎是儘管佔領不正當，但已經是事實，唯色就不該不承認了。佔領是一個事實，佔領了就該承認西藏是“中國西北西南地區”了嗎？誰搶到手了歸誰，叢林法則下的悍匪邏輯基本上也就這樣了。更不幸的是，從清朝還沒搶到手時開始，漢人們就認為西藏歸中國了。

該匿名人士還說“要是當年的西藏不屬於中國地圖上的西南西北，那哪里還有什麼西藏問題？”這話主要是為了說明李江琳的表述沒有問題。其實，博巴（藏人）是絕不會把西藏三區表述為“中國西南西北地區”的，更不會在藏語裏這樣說；西方藏學學術界乃至普通西方人都絕不會如此表述。中國以外的世界各地所普及使用的名字“Tibet”，是為普世所接受的一個文化與歷史的界域，並不因為今天在中國版圖上就表述為“Chinese Tibet”（中國西藏）或“Tibetan areas of Southwest and Northwest China”（中國西南西北藏區）。相反，假如一個西方學人如此表述，會被視為古怪可笑，至少太親中絕無中立性可言。“中國西南西北藏區”這種用語可能只會出自中國人（漢人）。而面對一個藏人的重新表述感到如此不適，做出這種反應的，也絕不會是藏人或西方學者。甚至也不是所有漢人都感到如此不適。

遺憾的是，李女士在《我對當代藏史研究的若干心得與思考》中的邏輯與這位匿名者的邏輯是一樣的。“當我提及‘四省一區’或者‘中國西南西北藏區’時，並不包含政治價值觀，也就是說，並不意味著我否認這些地區同時也是“傳統藏區”，即歷史上的吐蕃帝國疆域，我只是如實描

述現實的政治架構。”【15】

如果“中國西南西北藏區”不飽含權屬和政治定義的話，共產黨就不必花那麼大的力氣來論證“西藏是中國領土一部分”了。任何讀者從“中國西南西北藏區”能讀出的就是在中國（屬於中國的）的藏區，而不可能從“中國西南西北藏區”讀出“不否認也是歷史上吐蕃帝國疆域”的意思。如果一個研究者的專業用語如此容易引起“誤讀”，那就是用語的硬傷了。

李女士在這段不正面回應唯色的話中，對一段僅僅發生五十多年的鮮活的歷史，許多當事人都還在、甚至為李女士的書提供了史料，而且是迄今為止仍然充滿痛苦和掙紮的、藏人必須明確的西藏歸屬問題，給出了幾近傲慢的辯解：“研究者不可能將現代史的研究置於非現代的時空概念之中，正如研究當代中國史不能使用秦代的時空概念一樣。”【16】研究者的身份掌握了某種話語權，但是研究者不該偷換概念。西藏亡國時並非吐蕃帝國，也不是發生在秦代。它正是發生在當代，這個五十多年的時空中，與中共在中國建政處於同一時空的西藏流亡政府還存在，達賴喇嘛還在，當年的抵抗人員還在，見證了從“博”到“中國西藏”的人還在——

所以西方學界決不會以“中國西藏”來表述這一空間概念。李女士應該知道，如果對西方人說“Tibetan areas of Southwest and Northwest China”會被看成什麼。正如李女士自己所說，她的用語都經過仔細斟酌，因為“越中性的詞語越有力量”。可是李認為中性的對於西藏的表述，卻呈現了藏漢分歧：李女士是在以漢人的、中共的時空座標表述西藏。

## 六、漢藏問題是“共藏問題”嗎？

在新唐人電視臺對李江琳的採訪裏，李女士有一個“共藏問題”的提法，也引起了唯色的異議。新唐人電視臺說：“李江琳向本台記者表示，共產黨對西藏人民的暴力鎮壓和摧毀信仰，其實跟它對內地漢族人民所作的沒有本質上的區別。所謂‘漢藏矛盾’，實質上是‘共藏矛盾’。”李江琳的原話是“……我不大認為，漢藏問題是一個好的用詞，我認為這個問題是共藏問題，不是漢藏問題。”【17】

如果我沒有理解錯的話，從採訪本身來看，“漢藏矛盾”變成“共藏矛盾”十分突兀。因為從邏輯上說，應該是先有“共產黨在西藏的惡行是漢藏矛盾”的論點，才會出現李女士的反駁。可是採訪本身沒有這個論點，在網上搜了一下，也沒見到任何人把共產黨在西藏的惡行歸結為“漢藏矛盾”或“漢藏問題”。既沒有藏人這麼說，也沒有漢人這麼說。李女士反駁的論點都不存在，又何以論證“所謂漢藏矛盾，實際上是‘共藏矛盾’”呢？

但在夾雜著李江琳原話的這個新唐人的節目中，“所謂漢藏矛盾，實際上是共藏矛盾”這一表述卻如此突顯分明。所引用的李女士原話，都在論證這一表述的“恰當性”：主要依據一是共產黨在西藏三區的所作所為與在中國“內地”的一樣，漢人也是受害者；二是漢人大眾對共產黨在西藏的“秘密”戰爭“一無所知”，因此漢人沒有責任，而是“共藏問題”。

“平叛”對中國人來說根本不是秘密。那個年代的新華社、人民日報，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宣佈“平叛”的公告、決議、關於“平叛”的社論、炫耀“平叛”的業績（戰鬥天數、俘獲了多少叛軍、繳獲了多少武器）、慶祝“平叛”的勝利等等，連篇累牘、路人皆知。全國都知道解放軍在西藏打“叛匪”，平定“叛亂”。如果說今天沒有多少年輕人瞭解的話，也不過是資訊結構和知識結構發生了變化，跟“秘密”沒有關係。

稱得上秘密的是在西藏三區的“屠殺”。也就是說絕大多數漢人不知道“平叛”具體殺了多少“叛匪”，包括殺了多少手無寸鐵的婦孺老幼，以至有的部落全數滅絕。這是唯色在文中強調“屠殺”的原因。

李江琳認為：“至於在西藏，在這個地方發生的戰爭，實際上是中共建政，構建國家權力的一部分，它所發生的一切，跟內地沒有什麼本質的區別。在內地它是奪取政權，然後構建國家權力，它在藏區發生的一切也是這樣。”【18】

在中國，一幫持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漢人通過內戰，推翻了國民黨漢人政權，建立了共產黨漢人政權。漢人和國際社會會說“中國被共產黨侵略了”嗎？會說“共產黨對中國人民的暴虐統治是‘共漢問題’”嗎？對漢人來說共產黨建政是改朝換代，政權還是屬於一幫漢人，中國還是中國。

在西藏（圖伯特），一個持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漢人政權，武裝進入千百年來都是藏人生活、藏人當政的領土，以領土兼併、主權剝奪、文化顛覆、經濟控制和掠奪為目的，推翻了藏人唯一承認的、藏人的合法政權，代之以共產黨漢人政權，從此藏人失去了這片土地上的一切自主權，“博”（西藏）成了“加”（中國）的五省區（即西藏自治區和青海省、四川省、甘肅省、雲南省的藏區），對藏人來說這是滅國。中共在中國的建政與在西藏的建政，本質上截然不同。

李女士依憑共產黨在中國“內地”幹的事跟在西藏幹的事，看起來差不多，就得出了“本質一樣”的結論？因此，身在境內，時時被警車跟隨、被“喝茶”的唯色冒險指出：“二者當然有本質的區別——在所謂的‘內地’，發生的是中國的內亂，而在西藏發生的一切，卻是中國的侵略。”【19】

李女士認為共產黨搞階級鬥爭，對藏漢是一視同仁的：“實際上，藏區的寺院摧毀是中國大地上最後一批的摧毀。在此之前，在中國內地其他地區各省各種宗教的寺院基本上已經都摧毀了。”【20】由此人們就得出了藏人、漢人都是共

產黨的受害者這一結論。“我們都是受害者”、“藏族人民遭受的苦難，漢族人民也遭受了，甚至更慘”這些話語，在漢人中頗為流行，在藏人中也屬“政治正確”。但它很容易使人忽略：在西藏這個特殊的領域，漢人並非完全無辜，漢人也是共產黨的“受益人”。

對西藏國際地位的否定，漢文化優越感，宗教和民族歧視、漢人權利高於藏人權利等，這些都是“漢藏問題”。其中，對西藏國際地位的否定，是漢人的普遍意識，這應該是漢藏問題的核心。該核心比中共古老，多半也將比中共長壽。

普通漢人雖然把西藏看成想當然的中國疆土，卻沒有權力和能力實施侵略，只能鬼崇地蠶食，比如過去在漢藏交界地區，漢人以農墾佔領河谷低地，藏人只好往高地遷移。也就是說，漢人固然“思想先行”，但以國家軍隊武裝入侵，通過血腥鎮壓和大規模屠殺完成“統一大業”的，是共產黨。其實，從“康藏衝突”來看，假如國民黨沒有敗走臺灣，很難說中華民國就不會武力佔領西藏。除了入侵，共產黨還在西藏犯下了其他多項嚴重罪行。那些參與決策、制定計劃、具體實施的共產黨人都 是刑事犯罪，這些罪行將來是當一一清算的，中國政府是總犯罪人，當然不是中國人民的責任。

共產黨對西藏犯下滔天罪行後，享用西藏的就不僅是那些參與決策、制定計劃、具體實施的共產黨人了。“在自己的國土上自由遷徙”的漢人們來到了西藏，給西藏和藏人帶來了什麼，我就不在此多說了。犯罪殺人的是共產黨，分屍而食的人們，即使在利益鏈條的最後一環，在西藏問題上畢竟也和共產黨是利益共同體啊。

西藏問題從最初的侵略，到後來演化得複雜多元，始終有漢藏問題的影子。在“西藏是中國領土”這一認知上，漢人與共產黨無法切割；在利益鏈條上，漢人與共產黨也是共同體。普通漢人沒有權力和能力對西藏犯罪，擠佔掠奪藏人生存空間、宗教民族歧視、否認藏人民有獨立或自決的權利……這些都不是刑事犯罪，但擺脫不了道德罪錯吧？漢藏問題與共產黨犯下的罪行本來就是兩個概念。而這個採訪在沒有論點的情況下，混淆兩個概念，非要論證“所謂漢藏矛盾實際是共藏矛盾”，其主要功能是漂白漢人的道德罪錯。

對於“共藏問題”一詞，唯色在《共藏問題有問題》一文中說：“將屠殺與反抗說成是‘共’與‘藏’之間出了‘問題’或有了‘矛盾’，這是不是說得過於輕巧？”【21】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上，美國首席檢察官羅伯特·H·傑克遜說：“發動侵略戰爭，不僅是國際罪行，而且是最高級別的國際罪行，它與其他戰爭罪行的差別僅在於它包含了所有的罪惡。”【22】

唯色與李女士觀點的衝突，在她一千多字的文章中沒有展開說明。發表後在關心西藏問題的漢人圈中引起了一些爭議。有些漢人朋友感覺委屈，認為唯色“吹毛求疵”、“過份”，給唯色扣了一頂“藏民族主義者”的帽子。而我寫此長文，是認為：這不是唯色與李江琳兩人個人間的觀點分

歧。儘管很多漢人開始同情共產黨統治下的藏人，但他們仍然有一種“漢人”的、而非中立的、當然更不是藏人的角度。

並非中國政府或漢人所解釋的西藏才是西藏。關於西藏及其所包含的一切，藏人有藏人的定義。

2012-12-8 於特拉維夫

引文來源：

【1】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1960.Tibet and the Chinese People's Republic: A Report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Geneva.P.346

【2】以事實證明西藏的真相-西藏流亡政府就中國關係於被佔領西藏地區的人權白皮書的答復/一.西藏的地位 概論 <http://tibetalk.com/history.htm>

【3】求是理論網：“關於‘西藏自古是中國一部分’研究的歷史與現狀”作者：朱曉明[http://www.qstheory.cn/hqwg/2012/201204/201202/t20120223\\_140438.htm](http://www.qstheory.cn/hqwg/2012/201204/201202/t20120223_140438.htm)

【4】看不見的西藏：[http://woeser.middle-way.net/2009/10/blog-post\\_14.html](http://woeser.middle-way.net/2009/10/blog-post_14.html) 貢噶紮西：漢藏人民共同的責任

【5】以事實證明西藏的真相-西藏流亡政府就中國關係於被佔領西藏地區的人權白皮書的答復/二.中國對西藏的入侵和統治/與中國的商談和“十七條協定” <http://tibetalk.com/history.htm>

【6】《關於十七條協定》西藏流亡政府外交與新聞部 西元2001年5月22日

【7】《北京之春》：李江琳與旅美學人和仁真洛色辯論西藏問題<http://beijingspring.com/c7/xw/wlwz/20110528230959.htm>

【8】自由亞洲電臺《走進西藏第十集》：<西藏問題是怎樣產生的>採訪者北明 受訪者李江琳<http://www.rfa.org/mandarin/zhuanlan/huashengdunshouji/zoujinxicang/tibet-11032009114358.html>

【9】同【5】。

【10】《1959拉薩！》香港新世紀出版及傳媒有限公司 2010年出版第19頁

【11】唯色：共藏問題有問題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2/11/blog-post.html>

【12】縱覽中國 李江琳《當鐵鳥在天空飛翔》前言<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17742>

【13】同【11】。

【14】唯色：共藏問題有問題 評論跟貼<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2/11/blog-post.html>

【15】李江琳：我對當代藏史研究的若干心得與思考[http://2newcenturynet.blogspot.co.il/2012/11/blog-post\\_8249.html](http://2newcenturynet.blogspot.co.il/2012/11/blog-post_8249.html)

【16】同【15】。

轉自民主中國：[http://zhu-ruiblog.blogspot.in/2012/12/blog-post\\_30.html](http://zhu-ruiblog.blogspot.in/2012/12/blog-post_30.html)

## 達賴喇嘛尊者祝賀國際漢藏對話會

首先祝賀國際漢藏對話會在悉尼召開！

去年，我已將政治權責移交給了民選領導人，使甘丹頗章政權建立以來，延續了近四百年的由達賴喇嘛擔任西藏政教領袖的製度，劃上了句點。然而，作為一名藏人，我非常支持漢藏之間的交流，特別是民間的坦誠互動。

近來，西藏境內外形式日趨惡化，中國當局卻罔顧事實，指控西藏發生的問題是境外所謀。這種逃避責任的做法是解決不了問題的，只有敢於承擔，接受事實，才能妥善化解矛盾。

民族之間和睦相處的基礎是相互尊重和信任，而信任的基礎是彼此間的了解和理解，武力之下，實現不了真正的民族和諧。

今天，漢藏朋友們有機會坐在一起真誠交流是應該受到鼓勵的。希望大家正視現實，消除彼此間的疑慮，增進了解和理解，我相信，這樣的互動和交流，是有助於西藏問題的解決。

祈願會議圓滿成功！

## 藏中和談籌備小組新聞聲明

2012年12月31日至2013年1月1日，在司政洛桑森格的主持下，於印度北部達蘭薩拉，召開了為期兩天的第25次藏中和談籌備小組會議。

討論了西藏境內日益惡化的政治形勢，特別是接連發生的自焚事件；同時還討論了和平解決西藏問題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以及中國領導層的變化和對西藏問題的影響。

基於西藏、中國和國際社會形勢，會議還實質性地評估了歷屆藏中對話的進程、前景和將面臨的挑戰。與會者還對繼續對話提出了各種建設性意見。同時，也討論了任命達賴喇嘛尊者的特使的程序。藏人領導層仍然堅定地致力於非暴力和中間道路，並堅信，對話是解決西藏問題是明智之舉。司政洛桑森格表示：“我們重視的不是形式而是內容，為此，我們已經準備好了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時間進行有意義的對話。”

我們繼續呼籲藏人不要採取激烈的行動，包括自焚事件。對聯合國和各國政府就西藏目前的緊張局勢的擔憂，以及對藏中和談的支持，我們表示感謝。今年3月，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後，當新一屆領導正式接任時，我們將再次召開會議，重新任命藏中和談籌備小組成員。

# 國際聲援西藏組織 特別大會在達蘭薩拉召開

11月16日上午9點30分，由全印度支持西藏聯盟和藏人行政中央外交與新聞部聯合舉辦的國際聲援西藏組織特別大會在達蘭薩拉西藏兒童村召開，來自四十多個國家一百五十多位代表出席了會議。

首先，由全印度支持西藏聯盟主席Dr.NK Teikhn講話，他說：“印度政府裡有很多高層官員都是支持西藏的，一位反對黨領袖甚至寫信給印度議會，指出：“在西藏問題上，印度有責任帶動全世界支持西藏，要扭轉印度政府過去的一些對藏的錯誤政策。”

其次，藏人行政中央外交與新聞部部長德吉曲央講話，她介紹了“司政”一詞，並不是現代名詞，以前就有，意為其上沒有領導人；她還表示，西藏問題得到世界的關注，與在座各位支持者的努力息息相關，還望各位透過這次會議，向國際更廣泛的展示西藏問題，使支持西藏的聲音更加廣泛和響亮，同時藏人也要參與，尤其是藏人行政中央的十二位駐外代表要起到橋樑作用。

稍後，司政洛桑森格發表了講話，說：“今天，在西藏境內形勢日益惡化的情況下，召開這個會議，請國際社會幫助我們實現自焚勇士的訴求，藏人行政中央對自焚事件的立場是鮮明的，我們早就呼籲不要用自焚的慘烈方式抗議，但是他們的願望和訴求我們必須尊重，因為，他們的心願也是全體藏人的心願，我們有義務為實現他們的願望而努力。

中國方面稱自焚是恐怖行為，這是不正確的，因為我們的自焚勇士沒有傷害任何人，顯而易見，他們堅持的是非暴力理念，否則也不會得到國際社會的同情和幫助。

中國方面還認為自焚事件的發生，是達賴喇嘛尊者和達蘭薩拉方面的操縱，其實，只要他們派人到這裡看一看，一切就都清楚了。

司政洛桑森格還談到：“支持西藏問題的團體，應該上書和呼籲其政府，請求更加關心和支持西藏問題的解決。藏人也應該利用當前境內外團結一致的形勢，為實現自焚勇士們（烈士）的心願，為了西藏的自由和達賴喇嘛尊者返回家園而奮鬥。

接下來由達賴喇嘛尊者駐歐洲特別代表格桑堅贊、達賴喇嘛台灣西藏宗教基金會董事長達瓦次仁等分別作了發言。

11月17日，剛從日本訪問歸來的達賴喇嘛尊者，百忙中來到國際聲援西藏組織特別大會，並對與會者發表了講話，主要內容如下：

西藏正在經歷一個艱難的時期。在這樣一個時期，你們作為國際社會的一員，專程來到這裡，表達了對西藏問題的深切關注和支持。這不是傾向西藏，而是堅守正義和非暴力。

西藏的自由事業一直是非暴力的。事實上，在全球範圍內，有許多地區遇到困難時，往往不幸地使用暴力手段解決問題，雖然他們的事業是非暴力的。因此，在實踐層面上，你們的支持是對藏人的鼓勵，要成功地支持非暴力，否則，人們會說，非暴力是沒有意義的。

西藏生態遭到嚴重破壞。比如，森林被砍伐，自然資源被過度“開發”。而西藏海拔高，氣候乾燥，其生態將很難再恢復。從地理上看，西藏是亞洲主要河流的源頭，有超過

1億人依賴於這些河流。

尊者也談到了西藏文化來源於那蘭陀傳承，其宗旨是完善我們的精神，所以，西藏文化是和平與非暴力的文化，對西藏文化的保護是非常必要的，因為，她傳播的是和平，友愛和慈悲。不幸的是，正在被摧毀。

印度和中國都是人口大國，如果兩國之間的關係基於和平與互信的基礎上發展，對兩個國家來說都是有益的。在中印邊界部署大量的軍隊，只能使雙方更加相互猜忌和恐懼。

現代社會奉行的是民主、自由、開放、法制，正因為如此，中國無論多強大，最後都要跟隨現代社會的這個大趨勢。中國新一屆領導人應該務實地承認這一點，任何不切實際的政策都解決不了問題。

接下來，大會進行了第三場全體會議，由美國華人代表和瑞士西藏友好協會會長分別進行了演講。下午，大會進行了分組討論，外交與新聞部部長與來自不同國家的華人代表進行了座談。

為期三天的國際聲援西藏組織特別大會，就目前西藏境內日益惡化的形勢，政治、經濟、文化、生態等方面的問題，展開了激烈辯論和深入探討，並表決通過了國際聲援西藏組織特別會議行動計劃。

閉幕式上，全印度聲援西藏聯盟東北地區召集人仁青堪卓克孜(Rinchin Khandu Khimey)和印度外交部前秘書長達利普梅塔(Dalip Mehta)，分別發表了講話。藏人行政中央外交與新聞部部長德吉曲央也在閉幕儀式用英、漢兩種語言，發表了講話，她說：

“我想藉此機會，代表藏人行政中央，向來自世界各地的華人代表表示感謝！當前西藏非常嚴峻，75位藏人選擇以自焚的方式，向中國政府抗議，向世界展現了西藏的苦難。正如達賴喇嘛尊者和西藏人民所希望的，請諸位具有獨立思考和愛好和平的華人朋友，把西藏當前的緊張局勢告知中國境內外華人兄弟姐妹們……”

11月20日，在噶廈（內閣）會議廳舉行了本次大會的新聞發布會，由大會行動計劃起草委員會、國際西藏網絡主席艾莉森·雷諾茲(Akusib Vetbikds)正式公佈了本次大會的行動計劃，她表示：

目前，西藏的自由鬥爭，已進入非常時期，首先，藏人不堪忍受中國當局的殘酷壓榨，不斷地掀起反抗的浪潮；其次，達賴喇嘛尊者移交政治權力，流亡政府的組織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再次，中國已完新一輪的領導人換屆，因此，國際聲援西藏運動各團體要更加努力，遵循國際法，為藏人儘早贏得自決權。

我們一如繼往地支持和讚揚藏人以非暴力的方式爭取自由，儘管在西藏境內，連“喊口號”都遭到殘酷鎮壓，且經常接受所謂的“愛國主義教育”，但是，藏人始終堅持了非暴力的原則。

西藏境內頻頻地發生自焚，要求“恢復西藏自由、讓達賴喇嘛尊者回家”等，這是非常沉重的現實，也是中國政府在過去60年，實施了錯誤的對藏政策引起的。因此，我們呼籲中國新一屆領導人，面對現實，以和談方式解決西藏問題。



# 2012年，燃燒的西藏